石灘集

乾

李惺儀ノ 年譜ナリ
字庸呂記ノ 名録ナリ

石灘先生集序

不佞自少已聞石灘李先生名學於鄴之嵬嫫也及讀宋文正所撰神名丨銘益信前所聞者不虛也嘗

在光海戮倫之之前鋸湯
鑊一擲糜身以受冤報云
宣素而論抗之君撓論與李
文忠孫大人若林後塞渡
遷光擇出棄死世多少傷

至矣々乎乃羽儀 王朝而亦
不以官業而荒其學 至老
我從鄭從我拜 送蔡詩
陳堂不以光屏々湛三代々
治伊勉嘗嗚呼若光鄧楷

宇宙爲昭々日月垂所以不
朽者以倚於斯等綱常哉
我仁考大於父子篤至重於
君臣義丁巳獻議勸毋至々
至孝於仁々者之所難焉者々

大忠以義之極爲天下經也
之爲我之彝賴以不墜者寔
若危之下義理之安危之所
人君子者就於世而炳於以同
躍然以堅之於萬真所以天也

間乃世之文字宜湮泯滅
而亡傳也甚矣公早年杏
村閔先生爲學以心已四子爲
經程朱已以後變焉執事叔
爲要法言以爲乃行熟爲務

其出而事主再竟成於家
以至如文元先生以學問清節
稱賞之文公先生以學問功大
特也之其本源所自而可證
也豈以一時之言辭輕重乎

少號根隱居之後更字孝其
傳者祖父君也乃欲錄於孫
子之一二之千卷今嘗中前
人論文室之集者以爲其積
志大部都在丁巳收拾一

篇什僅存十百而已雖不傳
之如今讀公文之如其言況一
臠而全鼎之知其論悅乎
少乃已矣所集悵也義集
所孫祖父石公之孫雲梓出

入文正之門謁公之碑文出時
崇禎甲申後再甲戌初秋
之丁未之後學坡平
尹鳳九謹序

石灘先生文集目錄

讀先生遺稿書

石灘先生文集上

詩

存敬吟次康節清夜吟韻

至理求何處存心主一時靜中無限味非敬實難知

按先生與趙叅奉書有寄詩之語沙溪先生答先生書又有所寄二詩之語而并逸不傳

疏

丁巳獻議

賤生本以賦性愚魯識見短淺加以疾病纏軀閉戶伏吟久矣凡百朝議絶不得聞如癡如聾今此大論何敢容喙焉第念書曰必有忍其乃濟必有容德乃

大凡事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能容忍則事必無悔不容忍則事必有悔是故凡天下巨細議論必須先察人情天理然後可得以知之蓋人情悅處則是天理當然之極也人情不悅處則是天理不當然之極也今於莫重莫大至難處之事如無察人情天理而率爾行之則是不容忍也其所關極重且大不可不慎也諺曰覆水難收破甑不補今若朝廷論議萬有一失則後雖悔之其能盍乎此水之覆而難收甑之破而不補者也大抵人之心即天之心也天之心即人之心也人心順則天理亦順人心不

順則天理亦不順伏願熟察天人之理而快從人情之悅處天理之當然則大舜乾坤復見於今日矣

聖上體大舜之心而行大舜之道則神人喜抃曷勝

仰喻此 國家之福也臣民之福也伏願朝廷察之

又察使 聖上終全仁孝之德幸甚孤迹蔭官一發此言固知當誅受殛 兩朝天恩罔極安敢括囊自保而孤負 聖上哉非不知緘口則當生掉舌則當死國是乖理不能含默冒昧萬死而敢陳瞽說不勝惶恐之至

災異後應 旨封事

臣嘗嘎嘎咄咄慮之於心而將欲宣之於口者非一
條而臣草鄙也謁者之難見如鬼王之難得見如天
帝雖欲進言何得爲幸今得忝宮僚之屬親聞求言
之 玉音宿昔胸蘊可展於此日念切憂國鈇鉞奚
避識深愛 君言不知裁伏願 殿下留意焉方今
爲害於我國者西虜也狼貪[illegible]慾已有年所睥睨吾
東朝暮長駈此誠國家之所大憂者也臣固知廟堂
之宰相備局之諸臣靡不熟講而了無籌策相顧爲
事噫 殿下之中夜不寐者此也對食忘味者此也
詢諸廊廟者亦此也雖然臣之所深憂者不但在西

憂也未知 殿下亦以臣之所憂者而憂之乎目今
積弊沈痼並滋俱蔓譬如人之元氣一敗則百病千
症交發而齊作無一毛一髮之不受病者臣若悉數
其所欲言者則無乃大煩於 聖聽乎臣請撮其大
者言之噫今日病國之端有綱有目而其綱則有一
焉君無心學者即病國之源為綱領第一者也其目
有十二用賢取名不責其實則病國之目一也拒諫
不從蔑視臺官則病國之目二也勲多雜迹恣意橫
驕則病國之目三也朝紳粉飾文具是事則病國之
目四也庶官多雜狗尾混淆則病國之目五也澤多

鴻鳴惟良未聞則病國之目六也旁蹊不塞私意横
馳則病國之目七也內需依舊漁鹽不罷則病國之
目八也農以鎭名勢家横占則病國之目九也蓄無
三年經用難繼則病國之目十也城于白馬軍怨方
深則病國之目十一也山無庯勢司命非人則病國
之目十二也臣請以曰綱曰目之病於國者爲　殿
下反復重言使　殿下之意廓然覺悟也何謂無心
學也夫學者出治之源而萬化之本也不食嘉肴者
不知其味不學至道者不知其善故善在於道道在
於學大哉學也使是心眞實無僞者學也使是心光

明正大者學也舍學而求治則難乎食效矣然而人君徒事於章句之學不求心學之所在則終至於茅塞乎心鏡遂迷乎正路不能見爲學之效矣竊觀殿下經幄日開講論靡懈儒臣碩輔迭進乎左右古文今文熟讀而詳論自外人觀之 殿下之學可謂似矣而體認之實蔑如踐履之功掃如故欲誠乎意而意不誠欲正乎心而心不正欲修乎身而身不修欲治乎國而國不治偏私之病乘其隙自聖之病乘其隙徇文不實之病乘其隙百獘以之而俱興國步以之而艱危此無他皆由於心學之不明而爲今日

病國之綱領者也何謂用賢之取名也甚矣人之難知也夫物多相類也而非者有焉莠似禾犛牛似虎白骨似象碔砆類玉此皆似是而非者也是以用人之際察之不明而徒取乎實贋擇之不謹而只取其文飾則求虎而反得牛求玉而反得石終未免取其名而遺其實矣 殿下於即位之初意謂滄海之珠吾可以採之荊山之玉吾可以求之鶴書翩翩於窮谷朱輪搖搖於荒野自外人觀之 殿下之用人可謂似矣而衣裳不慎於周箱黑白莫辨乎殿陛服虎文而欺世者求其實則羊質也混明珠而自珍者求

其實則魚目也雖或有鐵中之錚錚而名實之相副者世罕其人故未聞以嘉猷長筭爲　殿下設施措國勢於盤石濟生靈於塗炭則　殿下之不得用賢實由於取名也　殿下之好名其亦甚矣其或年高德卲忠孝出世可作多士之準表足爲　邦國之蓍龜而其實勝乎文其實過乎名則此乃當世之德器而　殿下待之不誠辭不早遜使不得展布終至於溘然則　殿下之用賢正猶魏人之買櫝而忘珠者也此所謂病國之目居一者也何謂拒諫也夫諫官人君之耳目也官以諫爲名則其責也大刑墨乎不

廷則其職也重嬰喉下者此也觸雷霆者此也立朝
端而糾百僚者此也持風憲而正俗習者亦此也
殿下之所以置耳目之官者非虗設其器也必欲聽
其言改過失也而如流之美未聞而自用之病日甚
轉圜之量未恢而偏係之念已極言及觸諱則殿
下拒之語涉勳戚則　殿下護之抗論其弊則　殿
下邈耳彈劾一官則　殿下掉頭至於以言廢棄者
有之竄逐者有之噫臺閣公論之所在也其位可奪
而其人不可屈也其人可屈而其論不可奪也何
殿下不思之甚乎竊觀近日言責之官戴豸乘驄出

入乎禁闈呼唱乎道路顧其職則似矣而㤼縮於雷霆之下有若仗馬之無羘金口之緘舌今之爲臺諫者不亦瘝勞乎此非 殿下之福也亦非國家之福也然則 殿下之𩈭諫無異於衛巫之執謗也此所謂病國之目居二者也何謂勳多雜迹也夫世之人有言曰勳臣與士類有別人君之待勳臣不過酬戮力之勞償不世之功爵之祿之使之得全而已若使之主張朝議則士類不樂於混迹而公議又從而消鑠矣此言誠有所見然而以臣折衷則與言似有病痛矣何者昔漢高奮起布衣與蕭何張良遂基四百

則蕭張即高帝之勳臣也光武櫛風沐雨與馮異鄧
禹克復舊物則馮鄧即光武之勳臣也今之勳臣雖
下風於茲四人然或有其中可稱者則臣所謂勳多
雜迹者非謂此一二可稱者也間有闒茸之輩幸有
宣力於汗馬效勞於攀龍貪天功而爲已之力藉勳
名而肆已之慾徒知治產之爲急不知循國之大義
干朝廷之是非蔑臺臣之公論則其驕恣也甚矣
殿下不念公論之所在而護勳之心偏甚焉故士氣
日益摧公論日益消闒茸之無恥者有所恃而日益
肆聲生勢張志滿氣得意謂霜露可變於呼吸一世

可許於頤指以 殿下之聖神有若出於自已者然噫此非勳臣之罪也皆出於 殿下之護勳也 殿下若能明察勳臣精辨其中之可稱者待之以異數貪鄙之在勳列者抑以制之使戢其驕恣則公論張而朝廷肅矣 殿下若不察其人徒知勳字爲重而倚信之則 殿下之心未免有偏私之累而今日之朝廷無復有肅穆之時矣噫 殿下之國事主張者誰乎一線公論消盡無餘 殿下之國其亦殆矣以此觀之古人云帝桊亡桊信不虛矣此所謂病國之目居三者也何謂朝臣之粉飾也夫食君衣君者臣

子也食君而不誠於君則是忘其君者也衣君而不
忠於君則是負其君者也今日在朝之臣皆衣食於
殿下者也未知孰誠於君孰忠於國乎大臣悠悠
於上小臣泛泛於下隨行逐隊以保身爲能事玩日
愒歲以避事爲良謀自以爲誠於君者不過粉飾而
已自以爲忠於國者不過文具而已忘身徇國之無
其人扶顚補敗之無其策置 殿下偏私之中而莫
之憂立 殿下燒屋之下而緩其步噫 殿下之勢
可謂孤矣雖然反覆思之則此非朝紳之過也使之
然者 殿下也何以言之臣聞天生一世人才自足

了一世事又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千乘之國豈無了一世事者亦豈無忠信者乎㕓範貧窶之人豈盡無於黃閣朋休服采之人豈盡無於宰列牽裾折檻之人豈盡無於言地乎然而不肯爲國家盡心而惟以粉飾爲能者無他實由於 殿下之粉飾也何者 殿下雖有願治之心立志不固誠信未孚政令之際不無退托之病施爲之間亦不無多疑之病是臣皆觀望 殿下之意趣而不恃 殿下者多矣孰肯有爲 殿下擔當國事者乎然則朝紳之粉飾者非不忠而然也亦非不能而然也實出於窺見 殿

下之心也此所謂病國之目居四者也何謂庶官之冗雜也夫人君之於治國不可以兼總庶務故必以庶官分理庶務是以庶官得人則庶事有康哉之美庶官非人則萬事有墮哉之患庶官之於國家所繫重矣竊觀近日出入銓衡之官不思庶官之爲重而察之不詳擇之不公或壓於勢家之關節或私於自己之親昵行己之若狗彘者甄以錄形貌之不似人者無不膺故設目一下人皆指點而歎曰某郞某宰之請也某即勳家之臣也某郞銓官之族也某即戚里之親也至於樵童愚婦亦皆誦口曰孰謂請時今

亦昏時昔在昏時爵人以賄今在淸時爵人以私名韋混淆曲徑依舊銀路將開此閭巷間憤世之恒言也 殿下深居九重其亦聞此言乎此所謂病國之目居五者也惟良之未聞者何謂也夫人君憂民之政不能親撫使之分憂而撫之親民之責重且大矣是以擇慈詳經事之人責以字牧然後生民得以安焉臣未知今之親民者果皆慈詳經事之人耶自未覩半行之書者學行其名則不問其人之賢否而委百里之任不試一官之職者義擧其稱則不問其人之能拙而寄字牧之責簿牒堆案而不能決猾吏舞

奸而莫能制徒貽一世之譏笑而已其他勢力之人豎養之輩布列於雄藩巨邑無一人體 聖上之意知字牧之道而清愢置水德之抱子生民不堪苛政海水為之飛於天抗則 殿下憂民之意果安在乎此所謂病國之目居六者也私意之橫馳者何謂也夫私意之漸始微而終熾自小而至大如堤防之決水積薪之燃火不塞於微小則難閉於熾大而終至於亡國從已可不慎哉今日私意之熾盛者其漸始著於反正之初矣何以言之搆殺義僧之妖相帶職於旋乾之日奴事權奸之老物假息於撥亂之初此皆

勳臣之所護者也奸兇之惡種終逭加木之誅拔賊
之凶將亦免懸首之律此皆勳臣之所親者也昏朝
科擧之私國人所共醜罷榜之論不行於明時再試
之科又設於 聖代此則始私之甚者也噫私之鼓
於始也如是故浸浸然日盛月滋至于今日尤有甚
焉出於心者皆私也著於外者皆私也觸於目者皆
私也聞於耳者皆私也甚矣私也公道之行不復見
於斯世矣一國皆私擧世皆私則安知私意之獨不
在於 殿下靈臺乎 殿下號令施爲之際亦不無
偏私之擧則 殿下之私意亦可謂發於事而昭昭

者也噫 殿下之私意如此則終不見公道之恢張而必趍於亂亡之無疑矣此所謂病國之目居七者也內需魚塩之弊何謂也夫善爲國者阜民之財恒民之産惟知藏富於民而不知藏富於府庫惟知率土之民皆爲吾子也而不知私其奴 殿下則不然內需不革而私其財奴魚塩不罷而宮禁征利利歸於諸宮怨叢於 殿下而 殿下不察甚言之不恭者爲 殿下忠也而 殿下拒之噫尺土一民莫非君有而王則私之匹夫專利猶謂之盜而諸宮專之噫 殿下之富不藏於民而藏於 殿下之內府一

國之利不與民共之而歸之於諸宮之溪壑生民罔
詔若殄瘠惡心日極於詛詋則此所謂病國之目居
八者也農以鎭名者何謂也夫鎭之爲名一自昏朝
之時權奸宮禁恣意驕橫廣占田宅目之以鎭其弊
已痼而至于今日此習猶存誠可痛心噫上好下甚
孟軻有言臣未知此習之猶存者抑以上好之故耶
何以言之　殿下不罷內藏而旣私其財奴則猶梁
惠之何以利吾故卿大夫亦曰何以利吾等壇於某
處卜庄於某處土之膏沃者取之地之閒曠者主之
見民之良田美畓則必劫以取之以快其心見人之

蒼頭赤脚而知其勢弱則必奪而有之以濟其欲龍畦蛇畝極目彌漫豪奴健婢計以千數壯若雲屯勒同碁列人皆目之曰某処某宰某人之鎮也某處某官某尉之鎮也此無他皆曰於上好之故而為當時之巨弊也此所謂病國之目居九者也何謂經用之難繼也臣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方今國家之財用無一年之蓄則目之以何字乎以不足二字目之則似太緩以急字目之則似小緩未知以何字目之以告於 殿下乎國無一年之蓄則是無形之國也臣請以無形二字目以陳之噫今

日之國儲可謂無形矣裁省雖設而無減用之實儉
約雖尚而多洩尾之弊則經用之難繼理之必然也
何者冗官未汰而致傷財之患務豊於喪祭而昧用
份之制尚侈乎賓客而有濫觴之費九式之均節未
聞五等之奠食已乏之噫脫有不虞之備緩急之需則
未知以何策辦應乎錢穀幾何雖勤於 聖問度支
束手無奈於拮据此所謂病國之目居十數者也何
謂築城之弊也白馬古之枯城也以其形勢言之則
其險足以拒敵其地可藏數萬故元帥之臣以為得
地利而獻策焉噫朝廷之所謂奇謀長策者只出於

築白馬而不在於他耶夫人君之固國實在於修德而不在於山谿之險故四岳三塗九州之險也而曾不一姓若據險而爲恃則前古以來孰有亡國之君哉固國之險不在於有形可見之險而必在於無形不覩之險苟能修德而固國則洞庭彭蠡可辨於不覩之中金城千堞自得於無形之外而敵不敢侮予矣大抵地利之不如人和古之明訓也人和之本在於修德 殿下不以修德和民爲先務而徒以築城之末務爲得計噫 殿下雖有千丈之城不得人和則其何以守之乎顧瞻西陲新經兵火之孑遺殘氓

荷石㪍嗷此亦人子其可詹乎古人有言曰無德而城雖必保之　殿下苟無和民之德而民無守城之心則臣恐此城反為寇讎之保而左害於國家也此所謂病國之目居十一者也司命之匪其人者何謂也夫掌三軍之命而係國家安危者將也是以將不擇良則必致輿尸之凶而終必有以國與敵之患矣未知　殿下果得師中之吉者乎臣則曰未也向年驕虜憑淩天山之三箭無期小賊梗化百年之宗社不守幸而天方援楚右袂於鴨江操持於鞍嶺民思舊漢　王軸載回於黃虞言念及此膽裂心摧噫

殿下於平日苟得干城之將致虎豹在山之勢得關防鎖鑰之固則曩時蕞爾之賊不足為 殿下之憂矣然則以賊遺君之咎不出於得將而必出於不得將明矣王監于玆此所謂病國之目居十二者也嗚呼今日病國之目可謂多矣人之病也不愈則必至於死國之病也不瘳則必至於亡臣未知今日之病瘳耶不瘳耶雖一病之沉痼猶可以亡況今日之病不止於一而多萃於此國者乎臣則傍觀之醫者也臣所謂十餘目者乃病國之表表者也人心之不測軍令之不修賞罰之不明宮闈之不嚴淫祀之崇奉

俗習之薄惡貪鄙之漸奢侈之習倫紀之變此亦種
種病國之弊而且恐煩瀆於 聖聽故不敢備載於
病目之中矣噫 聖上當國賢僚圖治而其何使斯
病之多端而莫之悟乎皇天以 殿下克肖其德而
全付斯世者也仁愛而不忍捨降臨下土之病而病
之乎必現之於天文而警 殿下其警也應病之多
數而亦以多數而示之故太白大十度見於向原熒
惑犯羽林金星入端門蒼庚失躔白氣亘天妖星墜
地天一韜輝昏風發作怪雨無時其他虹貫之變霜
雹之災海溢地赤之慘廟木陵松之震互見疊出殆

無處日而至於雷擊法殿前古未聞人心矣懼而尺
足國勢危極於燃眉如臣愚魯亦可痛哭而流涕仰
惟 殿下當作何如懷耶臣聞古人之言曰得時不
成天有還形 殿下可謂得時者也而不成之如是
則抑天意有還形之意而然耶甚可畏也 殿下英
姿絕人氣御一世而得可爲之時操可治之柄則臣
固知 殿下能振起斯世而何至今不爲下手一救
乎無乃以世道付之於無可奈何而不欲下手一救
乎昔者春秋之時世衰道微諸侯擅制大夫專政天
下滑乱極矣而孔子以匹夫之力猶且欲救一世轍

環四國而其言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盖聖人之心不以世亂付之於無如之何而棄之也今日世道之降雖下於春秋之時無列國戰爭之患 殿下居得治之位非孔子匹夫之比欲治則可治矣 殿下豈可以無如之何爲心而使二百年宗社阽於危亡之域耶人雖有必死之疾知病之根而施之以神丹妙劑則其疾可治國雖有難救之弊知弊之源而施之以仁政善敎則其弊可救不得其要而謂弊之難救者不亦悲乎是以流必清其源然後其流也清網必有其綱然後其目也張向之所謂心學一款則流

之源也綱之綱也蓋百治之源萬化之本而必在人君躬行心得之實自虞舜危微精一之訓至大學格致誠正之說皆是心學之要也　殿下誠能明心學之實而爲出治之本使吾方寸出於至明至虛至剛至勇至智至公至潔至仁至簡之域名不副實者以此明而察之諫之觸忤者以此虛而受之勳臣之驕恣者以此剛而制之朝紳之粉飾者以此勇而治之庶官之冗雜者以此勇而汰之吏之賢者用此智而選之將之良者用此智而任之私意之橫馳者以此公而能杜之私儲取利之病者以此潔而能醫之弊

域之怨苦者以此仁而能和之經費之濫用者以此簡而能節之 殿下次第措置之舉洞然無礙則其他種種病國之條皆在於 殿下範圍之中而可見就緒之效矣大哉此學之功效也所操者至約而其所及於日用施爲者至大至廣有若濬源而流潔挈領而裘順則欲治其國者舍心學何以哉臣以聖學爲十二目之經惓惓於今日者蓋以此也噫臣以萬死餘喘生還故國自度無能退而耕野以終餘年亦云幸矣而但 聖上拔諸絕島圜置之中五擬職名稽首 天恩感淚縱橫臣何敢退伏田園越視我

殿下試噫臣以婉辭遜言取悅於 殿下非不知矣以危言妄說得罪於 殿下亦非不知矣愛君之心炳然如丹寧死於 殿下之鈇鉞不忍爲媚悅之態也噫臣以未盡之言謹獻于疏端謄彼瀛海島絕難高中有處子塵老幾年聞來悲潸縱以沾襟一婦抱冤尚云示警況以王室之親而豈有聞於淑女之冤乎伏願 殿下斷自宸衷急速馳來自上定昏使無失時則 先王在天之靈亦必慰悅於冥冥之中矣伏願 聖明留意焉噫臣以未盡之言反覆仰陳焉光海之高宮室大苑囿欲傳二世三世萬世之計而

罔念宗社不恤生民終歸於 殿下所有此則 殿
下身親見之而猶不戒懼復蹈前轍務興土木殿閣
崢嶸雖曰民力之不煩工役之不費其不出於生靈
之膏血乎民怨已極天怒方張而 殿下猶不畏懼
鳳林之第又治於避殿修省之日飛甍傑閣突兀於
洞口役夫呼耶雷動乎城中 殿下恐懼敬天之意
果安在哉噫大臣臺臣瞻前顧後不以死爭之納吾
君於無過之地烏在其 祖宗朝設公議置臺閣之
義哉臣竊痛焉噫 殿下方在靜攝之中遭罔極雷
震之變身避正殿大闢言路而寂然無聞誠可寒心

臣泰在廉官之列哀晩獻章罪合萬誅

石灘先生文集上

石灘先生文集中

書

答柳方伯 名根 号西坰先生守堤山時

日者伏聞使相閤下出按本道瞻望皂蓋日復日矣濫蒙下眷到界初日即自下問開緘奉讀惶感無任小的不幸哭室之淚未乾又遭妻母之喪心神喪乱尋常應事茫然失察決難供職如此悶迫之狀從當陳達歸田養病為謀且下教中生穀倫餉選卒三事人所未及料量處惟閤下必有先自理會者如小的一班管見何敢獻議於左右生穀有道偹餉有要選

卒有法伏願十分思量參時度力乎適處置幸甚一道羣黎得聞閤下重臨宣化加額喜躍者是閤下必知民隱務施愛養耳伏願察事之緩急先後各當其道則民無怨而事必成矣本道之人困於賦役無望生全而近緣逆變邦本大傷衆皆魚喁此時急務愛養民力居先他務爲後萬有先其後而後其先則恐失民望矣小的於本道脩數字牧令既十年細知民情土風故冒濫仰陳伏望留神諒察焉

又上柳方伯

謹伏問道體候何如不勝區區瞻仰之至某自前冬

以來痰喘極盛艱難供職及至春節四肢如解精神昏耗飲食日減肥肉漸消長卧在牀呻吟度日勢難供職故再再呈布未蒙俯許此間渴悶何敢盡喩重違道教強欲行公則有病難堪將欲棄任則迹似自便去留維谷咄咄彷徨尤增悶迫今茲更呈辭狀伏願垂憐採施焉如是煩呈固知惶濫而專恃下眷敢此更瀆恕諒勿罪而獲蒙俯施歸家治病則是生死肉骨之恩也終使未蒙體念則令此情勢似難免棄印歸田之擧而譴罰之至有不暇恤豈平昔偏蒙愛恤之誼哉五馬之榮人皆願慕苟有調病可強之勢

則何敢支離求通至此哉伏望十分參量俾無後患
尤爲幸甚

唁趙參奉

晩聞吾賢遭臺評驚歎曾聞難容於世果如其言浮
況如雲成敗如夢須付諸一笑方好況龍門款客可
說高卧巖泉對松伴鶴白眼看世則今日之宦遊眞
南柯一夢也必浩然而歸也未入山之前謀叙一場
談笑幸甚衰境一別後會難再敢此區區

荅金上舍

佳哉問也吾賢所見政合鄙意也生進遊街之時古

豈有鼓笛唱道而取笑於人乎此皆世遠教衰之故
也壬辰兵火之後遂成此弊當今士習據此可知矣
在平時則雖登第者尚無張樂之遊往在隆慶之末
有一武夫登第乘昏鼓笛而行識者竊笑之其後回
仍成風白晝張樂者固有之此弊習其來已久猝不
可變如生進遊街亦效此習馬頭張樂引唱道路恬
不爲恥尤可笑也然世俗皆不爲恠而惟賢獨自非
之如是無問此乃異日士習之萌也爲賢深感
焉昔司馬光登第只簪恩花一枝若此輩得較恩温
公之事寧無愧灼乎重違俯問敢進瞽說惟賢諒察

焉

與沈襄陽 名宗道

昨蒙惠然深謝深謝一介伎倆分甘窮寂對壁為隣朝暮相從只是一張琴雀羅冷庭舊時親朋有何得見千千慮外羣犬爭吠扣門有髯童奴持小紙入來此郎賢兄來在隣家先送華銜者也忙手披見喜倒無量俄有賢兄昆季並臨枉屈顛倒欣迎執手入室青眼相看叙積一塲今夕何夕添壁增光庭草自碧少時情朋在世者幾人與兄相住杳然雖不得追從寤寐何忘只勤心上相依今將遠別懷抱如何難索

之懷益知衰境之難抑得聞吾兄展拜先生之墓僕
亦久闕省墓欒而共往為約今更思之吾兄晨往書
院拜南溟夕投杏村拜先生云愚意恐當未穩也南
溟杏村兩先生俱是吾儒所共尊師者也在他儒先
拜南溟猶之可也在門輩先拜南溟後於先生甚不
可也吾兄應事倥傯之間無乃思未出此而忽之耶
以俗例而言之則拜之先後猶不關也以義理而論
之則其關甚重恐未可忽也况晨謁夕謁之辨明載
朱子說惟兄諒察焉然人之所見不同未知兄意之
所在也但朋友之道只貴以理相責願兄熟思俯教

幸甚

與李剛中 名惟侃

朝聞寢候萬安深喜深喜僕對門咫尺逐日宜訪兄亦高臥醉鄉我亦病臥衽席情雖欲拜其可得乎每以此為恨李驪州已蒙叙命不久必上來移去此家非難離去此隣甚難昔有人買家給價太多或問其故曰非是為家是為卜隣也僕亦不是愛此家為此隣者只是尊兄兩賢在此故也與兩兄師同也志同也老亦同也人世之所同者雖一猶幸况至於三乎老境偶爾共隣忽爾分離情抱似惡何喻何喻未遷

之前一番會面鼎坐打話幸甚

與鄭承旨 名弘翼 号休翁

三庚極暑令體何如隔雖不遠問聞阻絶有同參商令人懷抱極惡生並支頑命此亦不幸也時事多艱邊警日急六鎭無形防守無策脫有戎馬一嘶則有何軍卒禦敵有何器械却賊有何粮餉守城況民心不固萬一冦來束手無策言念及此每夜驚起仰屋歎息而已此憂則已矣　日邊萬有警急則竭力奮忠忘身救君者亦何人時勢甚急危如累卵擔當爲國折衝樽俎者寥寥未聞安有如此危急之時乎況

側聞 上體連有不豫長在靜攝之中云九增罔極投荒棄老爲國煎慮罔知無用古之嘗婺孔葵憂國生雖罪棄受國厚恩安敢恬然近聞邊警以後當食而不食當寢而不寢只自嗚咽度日耳細觀爻象事事寒心雖良平運籌頗牧鳴劒猶且爲難况無此良將乎且念吾輩非如凡竄謫之類身在圍中何以處之能得其道耶令賢必有心得之正須從細俯教使臨險一心無愧於古人如何愚之妄意以爲與其坐圍而浪死敵鋒不如添伍從軍守一女墻竭力拒敵得勝則還入圍中不幸則罵賊將殺一冠而自盡乃

得其死何可坐囚浪死哉將此意欲徹稟藩師而當
理與否自不能知敢此求正於左右顧令監熟察細
示幸甚此言一發人必曰死中求生事若正大雖千
人非之是何動也

又荅

豚還得覩令復畢如獲明鏡披閱再三今又繼承下
翰有若親承儀範不覺欣飽生萬萬扶衰莫非下眷
徃日將鄙見就正者乃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例也
臨急失宜不成模樣故鄙意妄念事未急之前呈稟
藩師雖似未穩前期告稟從容講定俾無臨時顛倒

恐當爲得所患書中曰臨時告地主隨便出圍此教
是則是矣但邑主不知變通持難不許則坐而浪死
耶其勢不得不自出與其勢窘自出圍不如預禀受
奪之爲愈也雖有纖禀於道何傷於義何害只在聽
不聽何如爾巡相不久當到六鎭令監如得見拜論
議開纖諷定奪何如又有一說邑主若奮義竭忠忘
身守城則吾輩亦當竭力從戰賊退則還被圍因不
幸則當捨生取義矣邑主若無守城堅志而外設防
備內懷走意則吾輩本非官屬行伍之人也何必守
空城而漫斃死於不當死之地哉自有處置眞箇道理

此項等事令監與巡相亦須商確議定不勝幸甚吾輩雖負罪幾蝨微臣亦仁化中一物豈有置諸死地而不爲指揮乎事意則地主似難處置之道閫帥亦無啓禀之路其事勢豈不狼狽乎是以忘煩更陳伏願熟思從長議定俾無後悔尤爲幸甚

又答

夏來問聞兩絶時惟新凉令氣體何如瞻戀常在鄙懷在北時雖無奉顔吐懷回便書問頻數到此南荒非徒地角窮深所住亦在城外與官門隔遠凢往来公私人絶不得見未得回便修狀情義俱缺有若無

情者然悟切慨然向日過客得見令翰兼受二貼脯追感追感始知同作逐臣天涯相思之情有如是也纍生身雖支撑世間事不欲聞者漸多奈何奈何且值年荒不無口腹之累人慚憐慚憐聞貴邑倅近無遞改空官日久云無主之官九百邑無所賴爲處爲處使影天末得見親朋一字甚難如遇來便毋惜數行幸幸

與李兵使 名守一雞林府院君時爲壯關

節屆朱明伏惟令體候萬重頃於入來時解駕班荊賜語移時感激厚德頌祝無量罪生專蒙下眷僅存

頑命第萬里殊方深囚圍中與辟爲隣不見天日晝黑如夜人生到此神懷索然有切已一事胃濫煩瀆伏願採施焉罪生少時學感君恩一章卒居以此遣懷令者遭此陽九龜縮暗室長日難遣孤燈難消欲得小玄琴憑此養性兼爲破寂而會寧境內非徒無知音者一生亦無見琴者是猶緣木求魚其能得乎側聞營下有琴者尚多造琴者亦存云不拘琴品善惡造作工拙周旋圖惠則雖天下無價之明珠奚比於此伏願勿播此言徐徐求得隱而付惠幸甚囚中鼓琴古亦有之但風色殊常趨趨敢告

又答

意外伏承下書謹悉令體候萬重無受俯濟諸種物不勝感激罔知攸謝況粧下玄琴團中得此足當十朋睡魔遠遁夏日還短天下何物得之若此尤增拜謝第下惠書中以舊陋僭補為敎竊伏笑之飢者何擇食渴者何擇水矧兹精粧好製乎如獲拱璧百拜仰謝

又答

不意今者恭承下書備悉佳節萬安仰喜仰喜下示事聞後即通深感厚德仰謝無言弃生得罪深重生

前無望復見洛城茲者若蒙移配南中過路當見故
山天恩罔極郎報若更到邱命走脚下示幸甚

答會寧通判

卽奉手書細悉示意繾綣感則感矣第所患書中以
未安為示竊為齎甚笑之古人朋知之間或以車馬
增之或以衣袍與之或以田園分之者比諸此物則
政是蜣蜋糞丸也有何未安之意況如斯男子之物
天下本無定主得之為主勿生兒女之慮為好圖中
遂客於此物實如山僧之有梳蔵之何用方欲贈於
相知者久矣適聞半刺無可着之纓忘陋送上是亦

凡物有主矣

又與

霜天早朝枉臨陋所叙抱一塲喜感無量聞尊侍癘白太過笥無襦袍衾亦單薄云朔風稽樓有何能堪令人不勝歎服玆將楮衾聊表微忱須勿却領情爲好此物即心友金亨吉之所贈也亨吉亦尊賢之所親也以友之贈贈於友不亦可乎想應勿訝

與吳僉知 名允謙号楸灘

久濶戀極中送物深謝棄物依昨但側聞此府地設排圖籬八十年來今始見之故閭巷愚夫愚婦畏之

如帀避之如箭望望然去之云吾安知使人畏我如帀避我如箭也今日乃知吾罪之有極也人皆如此畏避惟令公垂憐愈久愈深益感君子愛人以德之意出尋常萬萬

與鄭節使 名所

二昨炎程令行旆何如罪生深蒙不遺佩酒光臨吐懷半夕歡若平生情醉神飽不覺感喜某負罪深極擯昇此塞宣無顧取今兄有何見而傾情至此益自感飽且令賢一場閒說話中以人道則忠孝外無事人事則理外無物爲教此古今格言聖賢復起不易

此言矣令人不覺佩服又聞令賢知琴且善書於畫云眞吾師恨不得早拜於左右也然古語云白髮如新傾蓋如舊交道有何早晩只貴知心爾令賢如不棄願托令契之末蒙諾無辭詩切望精寫俾得傳寶幸甚幸甚

與金正字 名地粹

冨寧分袂之後動靜甚似平生孰聞高名頗識久矣那知今日同苦此行也人生斯世生於一世幸也仕於同朝幸也二幸猶難矧生同一時仕同一朝罷同一事謫同一道者乎天來緣分非偶然也萬里殊方

共學皆行坐則同席臥則同枕肝膽不閑吐論無隱眞所謂傾蓋如舊者也第恨兩住隔遠間闊罕稀耳鄙生僅支矣但園苞三匝高壯過簷結苞長本密如木寨四面園外閭家比櫛茅簷相接脫有閒中失火雖有翼之鳥務難飛去況無翼之人乎早晩當見火本坐此園中懷抱當如何第舍館已定否時時思憶高明四顧凉凉令人發長歎也何日重逢吐懷一場只勤脉脉引跂而已

與興陽主倅　朴惟健

謹問積雨令體如何懸仰懸仰二昨伏蒙惠問又以

不見罪生屢及書中尤感厚意然何必先臨陋地然後謂之恤因有厚也罪生寓處與他人居有異短簷斗屋庚炎暴蒸致蠅成雷頃刻難坐此地如蒙惠然非但尊賓難堪罪生亦且嘗暑具衣執侍左右必生疾病伏願上念尊賓之不可臨下察賤身之生病稍族新凉得蒙一臨可得以從容陪話亦得以先生窮累豈非俱便罪生爲此文離說者欲使令監洞照不可臨之故也

又

夜來令監體候何如區區懸遡何日忘之生深蒙厚念

菫菫支存矣但中夜思之臨年諳荒至今保存一毫

無非厚德今又俯念累巢隘狹特欲搆結數椽屋此

則別是異恩也無以仰報但搆幕材木過好村民數

名逐日立役鄙意極甚未安每聞工人斲木聲不能

自安惟願令監十分思量命下停役如何天下萬事

各有稱當此屋雖成恐非負罪者之所當居也伏願

快從鄙懇以副區區之情幸甚未始役之前固當仰

稟重違恤囚之盛意趦趄未果今日欲達明日欲達

逐日思之中心不自安者愈久愈多敢以鄙意悉陳

無隱留神熟察休然命罷幸甚

答金鐵原 名長生 号沙溪

曩曰林上舍之傳得承情翰之後問聞兩絶懸仰可喩一落南荒與世隔絶親朋隻字何由得見惟兄千里相思屢垂情問此非義而何非情而何今日益知有友也棄物稍知處險不動身雖支撑但白首長沙世路漸險加以遼陽失守禮義我邦被髮將迫扼腕悲痛雖欲抑之其可得乎前頭必有不欲見之事不欲聞之聲言念及此懷抱多恶仰屋長歎每恨不早死於太平之日也且蔡菩餘之歸說與一言如訪吾兄要須請辨矣今見兄之別紙則蔡也果不忘傳之

矣請以宋仲懷之事言之仲懷初則無心發說於鄭楊根謹甫而原情之失則曲聽恐動之言臨時變語而納之云此雖動於死生而老㤼所致其失大矣不足責第仲懷之為人賦性雖迂疎本心則良善一生少無奸狡之態亦無害人之心初聞德信之言有何他意反覆詰問茍反覆有意而問之則是已萌告變之心也豈有他理其時桑生病伏杏村聞此言甚恠之問于同參聽者數人則有意反覆之說全未全未云若然則此皆傳者之誤也古語曰百聞不如一見傳言何可盡信吾輩中所恃者惟兄也若詳聽其說

如是過論則更何就而求正況人之所失或有無心
而為之者或有有心而為之者仲懷苟或無心而終
得有心之罪則無乃不為寃耶其間作偁設心與鄭
謹甫不可同日語也與尹三聘尤不可比也程子曰
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
求有過吾兄乃學程夫子者也論議之間恐有失中
故如是敢陳欲使吾兄熟察道義中正持論如何如
何噫平日同遊有志之士及其末節有傷者多無傷
者鮮真所謂淘汰人物之秋也抑有不得已所陳者
更煩敢告惟兄察焉來書中有曰公前日以南為主

到今見之無一人可者公所見何如哉棄生得此觀
之為吾兄竊伏笑之吾聞之錦繡之口必出錦繡之
語兄何爲發此言夫無一人可者之五字雖出於憤
世恐非吾儒執中之言也苟傷今思古而公言之則
於彼於此為可者鮮矣何但責於南也大抵士相取
友之道只是勿論彼此觀其志向可取者取之不可
取者去之此乃吾道之當務者是以棄生一生執此
為心每以好古篤學敦行孝弟者自謂之吾類也雖
幅巾濶袖高談大言夷考無實則自謂之非吾類也
平生鄙見如是故自許中立不倚無偏無黨今者惟

兄以我目之南心竊惑焉我本非南也本非西也亦非北也人有一善之行則無物我愛之肝膽不閑今有兄教至此未知吾兄之意也毋乃以己之心度人耶不勝呵呵東西南北之所由起乃國家大不幸之將萌也往事已矣將來此項等事不願聞也吾儒之輩只當好惡明正隨事察理堅守所識夷險不改終無愧於古人不亦宜乎愚之賤見如此是歟非歟於兄意如何人不自知其病惟兄熟察更發以解愚惑幸甚

附沙翁書 書中有相參考者故附書而書中有所寄二詩之語而亦逸

去年九月所惠書今月始得見之可知道路之遠也承審氣候保安深慰深慰僕安居故鄉讀經史對故舊　天恩罔極但近日凶荒一家艱窘然不至於死亡也公在圍中人誰肯救濟向因韓義興士何得聞家計窮困可憐可憐自此距彼若數日程切欲往見金而中及令兄相去甚遠且在農家奴僕多事不能抽身也昔年吾輩相知人及出入士類者主東攻擊皆不滿人意武人俗吏所共嗤詆正類此也可笑可笑公之所見如何望須寬懷益勉治心讀書以副區區之望也勿使後史書之

曰竄謫致傷而卒也今付書鄭生可以得對答書
也只此

別紙

去年趙同知存性欲見我來會于白馬江上金楊
州興國家諸公盛會言及兄之事有人問其父兄
及師友所自僕擧先大人之諱及且出入習靜先
生之門人皆嘆美公可謂貽父母令名亦可謂以
顯父母者也金景仁云吾爲韓山時李君并爲林
川觀其治郡真其人也云云今之三公以下平日
口談義理是非人物孰不有是心到此地頭皆失

其本心惟吾輩數人而已公以卿相爲非分內之
事至於今曾禽獸不若也吾之爲公歎服不亦可
乎公必知宋瑄尹三聘也前者交遊師友間豈料
至於陷人不測甘受告變之名僥倖於其間也可
恠可恠所寄二詩不勝悲感

又

仰慕中前曰順天鄭生得承書問今曰蔡君善餘
又承下書備審動靜平安深慰聞公在籬中少無
動念心神坦然云尤爲歎服道路若不遠切欲往
見公及金而中老病之人不能遠行常常慨歎世

路益險賢邪立辨朱子所謂淘汰人物還爲幸矣
正謂此也適因歸便姑此問安

別紙

曰蔡生聞公之言不敢默默敢吐所聞於德信之
言德信初問於兒孫而宋也反覆詳問德信恠而
止之曰彝少之言何足信而更問乎宋也及爲原
情爲兩草而視之其後見原情則臣受國厚恩如
此之事不得不告云陷我不測之地幾至死境以
此見之宋之所爲非無心也公前日以南爲主到
今見之無一人可者公之所見何如哉

答李肅川 名貴延平府院君

使影長沙踽踽涼涼戀思親明日復日矣數行情問來自故鄉青眼開緘宛若相對王邑金聲森然心目令人不覺欣飽千里窮海情朋隻字足當千金盖知今日矣曾於金雞之慶 宣室之召先及於令兄天亦知兄爲 國深賀弟聞此喜歎驚歎罪生命道多舛憂患不絶上年之夏三歲稚息暴折目前又帚妾乘寓籬外得病三朔命在朝夕生亦疾病纏身天之傾者覆之何至於此私憂已矣邊虜百急不欲聞之弊息隨日輒生托葵憂曾烏可已乎令兄不久必

有受一藩方擔當籌邊頭竭力盡心為 國保障如何如何西報孔棘 廟堂禦敵奇策寂寥無聞脫有胡馬一嘶忘身當之者其誰逐臣憂抱尚如此況慷慨令兄耶今回豚兒聞洞中諸友皆安而但孝子由南奄忽棄世巡邊使令公亦丁內憂云驚悼驚悼文聞契中有一段言語之失大相乖當遂成嫌隙云此言是否果如其言則不幸甚矣高陽古稱德鄉吾契人稱義契古何有德而今何無德古何有義而今何無義鄉亦古之鄉也契亦古之契也而人獨不如古則寧不慨然罪生遠墜邊徼其間曲折未詳孰為是

執爲非但凡人所失或有無情而失之者或有有情而言之者苟或無情而失之則其失不重雖或有情而言之受之者黙而附諸一笑則其失當有所歸而其人只增識高之名何勞相爭之有況浮言之易流於增衍古今通患也毋乃無根之流言展轉增衍而至此歟古人云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又諺曰兩人共鬪智者落令相詰友人皆有爵有識之人也豈有爭無益之爭而久不止也必不以復合然同契之人則不可不登時救解也惟令兄以義理講之以利害明之十分和濟俾無失義契之名如何如何

兩間知解之責惟在於兄熟慮勉之勉之罪生身負重罪固知括囊而事係朋道之離合故忘煩敢陳惟令兄諒察焉

與趙參奉

自首臨年謫落天涯親朋消息何由得聞適回柳殿中投訪細悉無恙享間喜慰無量棄物如蚕吐絲自縛固知處蹇不安當困不困弟先壠壽藏香火久絶生還展掃無日期山松楸森然心目懷抱之惡不能自抑柰何加以時運多艱遭陽失守我國着坐將未免左衽我輩安適每恨不早死於太平之日也多少

積懷何望相見吐盡只自耿耿且昔日賢公解任歸山之日作一絶句未及贈別公旣動鞭未得書呈今嘗修書頓悟記之忘拙奉寄幸一笑捧腹為好臨紙於悒

賀柳生天根

想應迎新遐福深賀深賀春府尚淸健耶棄生堇支吾耳今者家豚袖來賢胤詩得見之句法淸高氣像超越文章撲軸已萌於作句此實謫仙之傳神者也喜賀無量須善為培養大成其材如何昔王禹偁七歲能文有人作詩云鸚鵡能言爭似鳳未得屬對即

曰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稱歎以小友呼之楊億十歲太宗令執政出題試賦詩頃刻而成曰顧柔清忠節終身立聖朝諸宰褒賀之寇準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此兒他日當作宰相黃魯直八歲送人赴舉詩云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歲此皆非髫稚語吾每以數子詩着了眄子上而歎昧之安知如此奇才出於吾鄉貧家乎恨不得親見爾亂兒才氣既如此則必名不失三紅秀才俚古今詩人自多金橘之酸故李白以千古獨步之詩意象猶未免不識理之誚惟賢君尚鑑于茲更

加勸勉以經綸之才為期而以詩學發其英彩如何
如何他日若作斗南之一人則應知今日之吾言矣
援筆臨紙思鄉於悒

答李順天 名畊先號芝峯

伏想令體佳勝萬福采增仰賀冀日周濟厚意深謝
不已罪生身雖支撐三年謫裏憂患不絶帚妾來寓
籬外得病三朔命在朝夕生亦百病偏尋人間佳得
鼠幾何身曾以冥行之物有求於左右者以此也豚
兒爲此而進須採拖爲望蒙旌以天地爲棺槨而鄙
生區區留念於藏身之物恐爲達者所笑然記曰七

十月制八十日制古禮亦有據故忘煩敢瀆固知非義而惟令兄可進此言幸垂憐俯施如何如何

答申同知

暮春佳節伏惟令體享閒請勝前者敬承令下翰如獲拱璧欣飽自多一生心上愛慕矣嘗頗識荊州第棄物不敏懶於交遊未得結為蘭契蓋知舊契亦有數矣因念徃在己卯春薄遊松都自花潭舊墟仍向朴淵瀑流歷到靈通休杖登樓其時令兄方讀書于其寺左而琴右而書端處其中棄物見而欣感進揖打話坐席未溫日已夕矣悵忽相罷不道姓名當時

令兄何知我我亦何知令兄及到知足曰詩奴始知
令兄姓名自是每每未忘時時念及烟霞則其時模
上琹書森然心目迨今欲忘未忘方寸神交為日久
矣箇中有懷兄何知之在世心友屈指無幾思欲忘
遠相從切矣身方謫落天末時亦多艱年已極衰此
生會面難於上天只自看雲悵悵而已茲曰朴監後
之歸聊申鄙悃

答李清風 名基卨 号蓮峯

意外見書慰感何極去春待命門外賢兄三入夢中
在此時亦一夢見此必吾兄念我不置而然也令人

戀慕不已南來李甸賢兄戚侄李措大袖書而來青眼相對打話移時恰似與兄道舊欣範可言生謫此一年復此南遷跋涉千里頑命不絶可惟可嗟與兄復見無期臨紙茫悒書不盡言

又

戀思方積見書忽臻楚天空濶如見新月欣然愛翫是可言乎送來木端物必由情深謝則有但以富周貧古亦聞命矣以貪濟貧始見賢兄毋乃過義耶赤安未安罪生命道多險當室老妾得腫病今月之初便見化去此亦天也雖欲效南華叩盆未免竊仙悼

朝雲奈何奈何餘希努力自愛

與丁進士 名運[illegible]

世棄罪物宜無所取而緣何故猥蒙下憐辱訪以時遺魚以時送花亦如此耶感激無量孑孑孤蹤負罪投荒偏蒙過恩愈久愈深乃知落地兄弟之爲貴也蹈縮園中得見此花暗眼還碧沉痾頓爽尤感高義一葉難謝唐香十枝送呈須領情如何見物報物固知非禮來物非俗物也送物亦非俗物以非俗之物報非俗之物恐當無忌也

與趙進士 名光璧

隻影天末四顧無親千萬意外賢公二弟匹馬遠訪夏月登樓如得淸風沉痾自醒欣慰可喩往者順伯之來獲見公書足當十朋老物如蚕吐縛雖安心遣日而但時事賈子當哭之憂隨日輒生未知末終之如何倚壁看天暗淚自零何日得面叙此縷縷臨紙於悒

與柳洗馬

早審寢候之安深喜深喜所周祖石感恳則有矣非徒一再凡周急之道饒當救之富當濟貧賢君有何饒富而備濟過義耶況今年無前大歉人人共患摶

腹賢且謫落天末詐浩亦寒其能周顧慼老耶還為負送固知未安但知貴家無儋石之儲重違依受亦非義敢此還送須諒察休咎焉與者情也辭者亦情也各盡其情不亦可乎

邀友

久濶耿耿想應一般今夕天月如洗霽色如畫加以時雨足農麥浪入秋西成可望天涯逐客之懷稍平思與尊彥坐短簷舉酒豈談切矣忽勞惠然為好

與友人

繹負入朝氣體如何曾聞兄之瓜滿而歸也下卒悽

慕如離慈母云君子所到固當如此龍歸雲濕麝過
草香是何惟也但適任逾年復職過稽可歎然直針
爲鉤何望得魚宜歸休靜處披閱古書必得自樂之
趣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辨之者臨楮惘然

答友人

承書如對感喜無量所示事誠然矣古今天下有好
底名而求諸實則不好有不好底名而求諸實則有
好是故吾每以爲人說玉吾不爲玉人說石吾不爲
石即其玉石而要着玉不爲石石不爲玉然後方可
許玉石爾吾言憤世而說雖不得中槩可類此矣

寄長子

汝息人品之高下問於汝則曰某子如是某子不如是云云大槩觀其題品則汝見無乃知一而不知其二知外而不知其內耶余竊察之孟兒愚直而柔順不亦喜乎凡人徒愚則不可徒柔則亦不可苟能眞爲愚直眞爲柔順則其爲人不易得不亦可乎仲兒詳敏而輕且慢爲文不可知爲善必不能汝見亦非矣人能詳敏則何患輕慢人之有輕慢者實有未能詳察事理之故也苟能詳敏則此病何能有之況爲文爲善本無二路不可以此截然論其不能爲文不

能爲善也季兒聰慧詳敏凡百十倍厥兄云果能如是則一勝可喜況勝之十倍耶所謂大暴云者汝見亦誤矣怒發而啼不止其所欲食之物必食而後止者此非暴也兒之爲性志健意堅而然也此乃所以及其長成志氣堅確之漸也不亦可乎況凡學字久而不忘則其聰不凡尤喜尤喜汝何以大暴目之歟吾見如此汝更察之

寄次子

汝歸在田野鄙居仲秋不寒不熱正當明窓靜几斂衽讀書之時也汝不思此而優游放過耶光陰荏苒

百年瞬息汝知乎不知乎汝年已過成童不解文字不作詩篇者無他只是自初所受之書慵不熟習專務紛誦掩卷輒忘與不讀書者無异汝之此病非徒欺其父兄也乃自棄其身者也及其垂老窮廬則雖悔而歎之其可追乎汝不念老父之敎無可柰何置之度外汝安心無恥乎古人云大不幸無恥汝可謂大不幸者也汝亦可惕念改過勤勤讀書耶甘心自棄則已不然則何如是浪作度日耶不可說不可說汝若著笠則到處逢人見著處必夘十分思量起敬革心

寄兒輩

老父賦命多舛早喪怙恃鴒原亦空抱持風樹啼泣何堪人生天下如我者幾人先人塋域立碑記德責在不肖而白首投荒已備碑石迄不得竪悲痛何言老父生前若不立之終無得立之日思之及此嗚咽之甚感淚自零先人親孫屈指計之只有四五而皆貧弱無力其能為先親建碑乎况汝迂拙尤甚汝母床石棄置十里之地不曳立者多年何望致力於此事茲以老父未入地之前植碑於墳前切且至矣其立石功役所費不過木綿十疋及飯酒米若干斗矣

此木綿則吾當力貸措之其他匠人供饋等物汝與司果商確面議親孫則各出米三斗成婚曾孫行則各出米二斗庶可以成事使司果主張出四文妝拾米斗一邊推擇吉日從速盡心共立不亦可乎事貴神速毋忽毋忽此簡汝四寸等處輪示之為可偹木之策徐當措揮

寄孫兒等

汝曾近讀何書所得幾何古人云習與智長苟能讀書必有所益而知其所未知行其所未行汝知此乎吾有二子而皆不好紙筆側息亦效嫡兄而全無向

學優游度日甘心奴才是皆天運如此歎之奈何可謂有子而無子也先人世業自鼻祖至今十八代而世承流來及於吾後當絶承無繼每自默歎何言汝父之事已矣無復可望汝亦年既十有三歲而不勤讀書或作或輟故文理益退不進迄無開蒙宜當竭力改心篤志而略無起敬自責之心徒好長日骨董之戲怠懶成習安於自棄爲父爲祖之心如之何如之何光陰苒苒汝不知乎乃父貧困汝不思乎讀書者爲貴不讀書者爲賤人皆知之汝獨不知乎古之讀書揚名者何必衣食足然後能爲學業乎古人家

貧或有鑿壁引光而讀之或有螢囊照書而讀之或照氷而讀之或帶經而鋤之其處窮立志之篤甞如何言人之進修工夫則心為君志為帥茍能確乎操其心立其志則顔孟可學况其下者乎夫如是故學業成就只在於立志强弱如何爾况讀書有時今若失時後雖追悔其可及乎汝須念玆在玆起敬發心期以成業不亦可乎以古人處窮篤志之事吾既言之於前又以先儒苦心力學之事證之於後欲使汝曹省悟而改革舊心汝須察之昔宋劉恕嗜學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冷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

朝宋胡瑗布衣時與友讀書山房攻苦食淡終夜不
寐十年不還家比史祖瑩耽書父母恐其成病禁之
常密蔵火父母寢後燃燈讀書楚孫敬常閉户讀書
睡則以繩繫頭髮懸之樑上佳哉先儒之篤志也汝
曹要須體認可乎大抵為學之初當以孝悌忠信為
本以禮義廉恥為則此乃學者之大本領也苟或少
時先以干祿榮身為心則平生所讀之書皆書自書
我自我也非徒見賤於識者未有不敗於其身者也
今者目覩為人父兄者貪羨青雲之飛騰教子千字
之初先勸干祿大失吾道故如是特書以戒宜乎書

紳而省之往日寄書戒爾者非一非再前後戒爾之言忽失而不記耶有記念耶家業復興專望汝曹區區吐把勿以老言爲長而忽之也大父養素堂

又

古語云希顔之人亦顔之人希驥之馬亦驥之乘由是觀之王右軍之妙筆趙子昂之顔法萬古獨步人雖難及然苟有希於王趙則是亦王趙之一徒也爾輩勿以高遠難學而著實立志逐日勤勤把筆毋過書習二字數至三四十度而止翌日又將他字亦如是習之則一月所寫學字六十字一年所寫學字夥

至於七百二十字其於所得益者幾何苟能如是而不輟則知字多而寫字必熟矣與其優游不學孰若此法之爲好也但寒生窮家備紙甚難秋夏則書櫟葉冬春則書磁楪方好大抵事貴立志志苟篤則何事不成古人亦有書灰而習字亦有書沙而習字汝等念兹在兹宜體老祖之意

又

爾父來而爾無書甚怪問故乃父曰具書忘送笑笑古有竟達空函者今有皮封亦不來毋乃甚於空函者耶我有一段戒爾者要須體認志之凡新學後生

不患才不逮於人當患德不逮於人大器晩成甯不見於曾子耶大鍾希聲爾不聞於晏師德耶古今天下未有志高力行而不成其業者猛省故事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惜分陰至可至可

寄長孫

余今將遠謫以小學新件贈汝汝知乎修身大法盡在此書富貴揚名亦在此書汝欲修身舍此而何求汝欲富貴忽此而何得念玆在玆熟讀力行則方見其用力之效勿以翁言爲髦十分勉之勉之

又

見汝書見汝詩深喜深喜簡書筆畫亦有進趣尤喜
尤喜但兩詩中第二詩之第三句有病汝能知此病
則庶可望進步矣吾為汝言之夫人之讀書修行者
為貴為富不讀書不修行者為貧為賤富貴寧有種
貧賤寧有常乎只在少時為文勤不勤如何爾汝不
見田夫作農乎耕種耘穫各有其時能耕能耘者及
秋禾穀茂而成熟失時不耕不耘者禾穀荒而不熟
理固然矣學業類此作農故古之有志者惜寸陰孜
孜不輟者良以此也汝須念茲在茲勿怠勿忽成事
在天修事在人修己待天不亦可乎汝勿以此言為

妄以作一張休紙可也

寄次孫

夫初學之大可先務者克去物欲也物欲之中最可急去者食色之欲也此欲人能克去則衆欲去之易矣苟不能克去則讀書何用天下之百惡皆由此而生須是立志高遠御氣如馬視玉如土期將以聖賢爲則平居收心省察之際常念顔子孟子存心向慕則聖賢之學何難雖然如非持敬非徒存心養性爲難日用事事物物應接之際擧皆無形爲識者所笑可不懼哉嗟嗟小子念玆在玆着實猛省堅定立志

勿爲物欲之所累至可至可

雜著

自愚解

有翁於此家寒壁立甁無一粒之粟囊無一錢之資炊烟屢斷稚兒啼飢其於蕭然凉薄嘗如何雖然惟翁也無思無慮偃卧北窓或鼓琴而長嘯或披書而自得心游太古之上氣充宇宙之間不以衣食介慮於方寸不以功名絆影於朱門謝絶交遊掩扉龜縮用則行舍則竝括囊惟從如啞如癡故人皆曰是翁也愚翁自以爲非愚也曰愚者是歟曰非愚者是歟

愚與不愚之間自樂者存焉曰非曰是於翁何有噫

遮道解

昨者詣朝解去符信鞍馬將乘意氣快樂如鳥脫籠如荊去背不覺沉痾之自瘥千千慮外一郡戴白遮擁馬首執勒呼說若將挽留一則可笑一則可怪遮道顧留非吾之所敢當也吾意我之備數此郡今幾四載遠近會同惜別挽行古今常情必不久還散矣來民聚此暮而不去夜而宿迄不散去賤夫露宿猶且不安況年尊鄉老亦且來會云吾入投紱反有害於郡中父老矣小民之遮馬首不足說有識士夫

請事鄉老亦不知吾意之所在而徒陳我行之不可毋乃執見之偏耶吾有切悶者四焉為當陳之白首衰境喪患重疊精神皆耗筋骸萎薾先忌後失當此量田重事決難親執此一切悶也膝下一女常患疾病危重絶命非朝伊夕尋醫問藥宜我當為若無往京難活此息此二切悶也郡之一境土薄民貧鵝居鵠食者十常八九而百役稠疊前役未行後役踵至交亂紛擾有同風庭落葉隨掃隨生衆民嗷嗷目覩愁狀難加嚴督此三切悶也屬縣延豊遠在二息大小使命織路無歇每次過賓例必生事又兩處烟臺

烽軍盡亡民結出夫排日舉火怠慢村氓不知是重
或舉或廢早晩緩急必得重罪此四切悶也其他種
種零瑣悶事何煩一一陳之人之切悶者一有之猶
且難保況至於三至於四乎今吾事情如此不得不
往來會貴賤之人若知此意想宜退去

祭文

祭習靜先生文

維年月日門人前參奉李某謹以菲薄之奠敢昭告
于習靜先生之靈嗚呼哀哉先生不淑弟子安適天
胡爲乎不吊斯文地胡爲乎不恤吾道而奪吾先生

遽至此極耶吾道從此而不明矣斯文從此而不興矣儒林從此而空虛矣學者從此而孤陋矣矧小子則與先生幸且家同一郡隔許年鳴弱冠初年摳衣造門頻有提耳面命者于茲積年蕢爻小成庶免盜衣小子之於先生也其恩義淺深為如何哉往在仲秋摻進軒屛侍坐終日其所言無非本源上說話而家後有言曰惟子勉之聞命心餽退家思索更擬就正矣一夕傳聞先生病革達夜不寐戴星馳歸則哭擗已自內而出乎昔微志攄成知之今何意不知啓手足之時乎平生此恨曷有其極嗚呼先生抱道林

泉不求聞達晩節末路雖應筮仕蕭然一室斂袵端
坐潛心性理之學而涵養充積理明義精其存之也
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
其重則其於措諸事業宜無所不能而處世若愚守
口若訥應接事物之際本無圭角溫然如春和之氣
藹然如秋水之清此非養深德成而然歟以之居官
則以忠信爲主以之居家則以孝友爲本以之居鄕
則以仁恕爲務於賓客雖家貧必款其待於親戚雖
疎遠必盡其愛於閭里雖微賤必致其恭其爲自奉
則惡衣惡食處之裕如若夫學者之來問也不以言

語文字爭之而必沉潛默識發其旨趣而纖悉無遺故講問之間意味自有浹洽令人自悅此非有得於心而然歟本原既立顯隱昭融蘊而藏舒而行無非義理之自然而威儀容止之際少無隤墮之氣造次顚沛之間不見急遽之色世或紛紛而方寸自如特立不倚人或惡之而一味安靜反躬察義平生識見之高踐履之實處事之精人莫能及也宜當大施於世而必得其壽也而位止於馮唐之郎署齡止於耄王之下壽德何高而位不高壽不長耶然此亦天也於先生何有哉小子不幸昔年失草堂先生獨依於

吾先生而先生今又棄世吾何依歸輟哭長思五内自崩哭之而哭不能自止也哀之而哀不能自足也此哀此哭何時有歇三月奄至形歸窀穸思舊時之儀形痛幽明之永隔敬薦薄奠伏哭柩前庶有尊靈昭鑑誠意嗚呼哀哉尚饗

祭開城留守洪君瑞文 名履祥号慕堂

嗚呼人之生也天也死亦天也生由天而生死由天而死則一生一死無非常理老君之不哭莊氏之為歌蓋有以也雖然我之為生而哭者位未滿而德未施也為亡而哭者奔擠輩而厭世速也休休之雅量

孰能可及孜孜之為善人莫與侔春風其德明月其心温玉雅識自知其輝晦迹何戀保身是哲山門一掩復覩何日千秋萬齡只鎖寒烟嗚呼痛哉昔日西来一拜松都令既陳迹悲歎可言函丈親朋屈指無幾兹當永訣舉酒来哭情不自定淚不自禁脩奠雖薄忱誠自豊神若有知庶乎來格尚饗

祭亡女朴昱妻文

嗚呼痛哉人孰無夭折可憐也惟爾獨人孰無喪女可哀也惟余毒人生雖曰草露如爾而夭閼者幾何夭閼者雖有之如爾而無後者有誰生綫五歲失乳

悲歸依我生長早成巹禮夫婦好合如琴如瑟未閱
四秋遽爾就木神理難諶何奪斯速得病之書自彼
而來症若胎候一喜一憂廣問于醫咸曰是胎對症
用藥日望差報問病再三凶音猝至肝肺刺痛如刀
割去白首命險誰如我也之子于歸海曲隔遠自西
還洛只有一見安知爲續遽在今年病不能往救藥
餌死不能臨視飯含父子慈痛愈久愈深天長地久
此恨可歇子子杳魂何處飄落嗚呼痛哉汝嘗哭而
我哭哭何逆也汝嘗奠而我奠奠何反也哭而奠之
酸淚如泉旅櫬返葬路由洛北聊將菲薄揮淚永訣

䰟如有知庶乎來格嗚呼痛哉

石灘先生文集中

石灘先生文集下

劄錄

大學

大學章句序 大與太同音朱子叚音大謂對小學而言○大旨敬而已具於小學故於大學不言敬●章句義盡処為章言盡處為句一說曰盡則斷也○序與叙同音義爾雅釋詁云叙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序文作六節者可得要領○大抵大學言心不言性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

盖自天降生民 以下即第一節言得於天之理人人皆同○仁義禮智之智是體第二節有以知之知是用智知之理知智之事知之於智猶愛之於仁也

然其氣質之稟 以下即第二節言得於天之氣人人皆異天之生人理氣俱到然有此氣然後理有所泊是以讀者多是先說氣如中庸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此序先

言理後言氣○聰明之聰聽之聰明視之明◑睿智之智質之稱第一節禮智之智性之名○禮智之性至復其性四箇性字須融貫者透仁義禮智之性就天賦於人說不能知性之所有而全之就衆人說能盡其性就生知安行之聖說敎之而復其性就中下之人觀感興起學知勉行上說◑繼天立極之極本義是屋極借以爲至高至中之喻

三代之隆 以下即第三節言大學之敎大明於世◑王謂天子公謂諸侯○學國之都以及閭巷之以及二字包庠序而言也◑虞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窮理包致知格物正心包誠意◑次第言大小入學之年◑節目言小學之節文大學之八条目○曰用謂飲食起居彝倫謂文子之等○性分白雲許氏曰性分是從天理大原頭分來底職分是見處地位君臣父子長幼朋友隨事合當做底

及周之衰 以下即第四節言大學之敎復明於世◑論而傳之兼大小學而言○支流餘裔東

○陽許氏曰支木之末流水之末餘食之末裔衣之末
獨得其宗言長子傳家者謂之宗則曾子傳道獨
長子傳家故曰得其宗○曾氏之氏或稱氏或
稱子何也稱氏則所包廣稱子則指其一人也
自是以来 以下即第五節言大學之教大
不明於世○小入謂庶民也
天運循環 以下即第六節言入存政學大學之教復
明於世謂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表而
出之章而繫之◐歸趣言指歸內趣趣言其始歸言
其終一說曰趣旨意也○間亦之間中間之間此句
言補程子而全
孔會之書也

校中庸成德之書教者事故先存養後省察大
學入德之書學者事故未可遽言存養必當於
動處做工夫○朱子曰一生只着得大學啓蒙
兩件文字透者得先賢所未到處●退溪曰大
學修身之本入德之門故曰學者事中庸明道
之書傳心之法故曰教者事也然非修身入德
之學無以施明道傳心之教非明道傳心之教
無以究修身入德之學此庸學之相爲表裏也

○按心性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心氣之精爽故曰心者理氣之合名○按情者性之所發感物初發底志者心之所之緣情定迹內底意者心之所係緣情計較底

大學大全 大旨故一字工夫在明新止三字上

子程子註 ○入德者窮理正心變化氣質故曰入德必由是言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以其所差也

大學之道止止於至善 白雲許氏曰凡言道有二意天之理氣流行不息者謂之道入之由義理而行亦謂之道聖人贊易多言天之道餘經中所言皆是言人所行之道也此大學之道又非二者之謂却是言大學中教人修為之方爾○明明德上明字兼知行分言則明德知也新民行也上明字開發磨瑩之功下明字虛靈不昧之體凡言德亦有二意得天理而存於心者德也行道而有得

於心者亦德也此明明德字就得處言則是上意及
加明之之功而有得於已然後有下一意○體在明
德用在新民體用之準在至善用力之方在知行明
明德成已之仁新民成物之知至善明德新民之勇
是○凡言性單說理德
就泊氣上處說

章句 當然之極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一
毫人欲之私是細底欲智鑿之類前云人欲
所蔽是麁底欲耳目之類○大學之綱領非綱領
則不知道之大原非条目則不知道之實功矣

知止而后 止 **能得** 此四節推言知止之功效能得之
工夫○靜如不惑安如不動心○朱
子以不惑解不動心○熊氏曰能靜能安是心未發
時事靜是存養之容能安是安其所止能慮謂省察
之精能得得其所止○黃氏曰知止有定說理能靜
說心能安說身能慮又是心能得又是理○吳季子
曰定靜安慮得五者至善之節次也○白雲許氏曰
定靜安屬知慮得屬行定靜在事至之先安在事至
之際慮在事至之時得在應事之後蓋至善之地非
一蹴所能到必歷此節次而後至於其所止能得之

時則是其所止要

物有本末 止 近道矣 物者指形體而言明德在已新民在彼彼已相對而形體見焉故曰物事者指作為言知止其用力能得其成功功力相因作為形焉故曰事◐先言終者猶陰陽終而復始有無窮之理故易曰大明終始

古之欲明明德 止 在格物 逆推工夫六箇先字是工夫◐古字蓋夫子傷今思古也◐八條分三節者◐治者教條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齊者肅然整然之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無一不齊之謂也◐修者治其症隙而去之也◐正者正其心之用言其偏處也◐格物者心窮之而至其極也以八條目言之物則心心之於身身之於家家之於國國之於天下皆自源徂委自體達用事則正正而后修修而后齊齊而后治治而后平皆自淺入深自小成大是以本原為先則有務內之功以始事為先則無躐等之患此學者指南也◐宜曰欲誠其意者先正其心也而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何也蓋心無形影未易捉模人人所以治其心者亦惟於其發動處着工夫耳譬之水本清而波蕩之波平則水靜矣○按誠者意有善惡之異故誠實其意正者心有偏正之異故正其偏處脩者身有本形其脩去五者之偏故言脩齊者有整然肅然無一不正之謂治者家親而國疎故曰治平者國小而天下大故曰平又按格致之要明道術下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誠正之要崇敬畏戒逸欲脩身之要謹言行正威儀齊家之要重配匹嚴內外治國之要定國本敎親屬也

章句 明明德於天下者此明明德上明字又與篇首上明字稍不同此謂推明明德於天下下明字包篇首明明德三字○使天下之使字体貼上明字意○首分言明德自新民以篇首明明德為体以此段明明德於天下為用專指新民之事而言則與或問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之義不同或問立言之義自明新民皆該在此句中此使字只是治字只當輕看不必以在己使人為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蕭道成曰使我治天下十

年此使字亦何嘗以在已使人為拘哉

物格而后 上 天下平 順推工效七箇后字是工效◐物格至身脩則明明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天下。民新而明德之用行◐黃洵饒日知至就心上說不曰物格而后知致而物格而后知至云者知自至物格之外更無致知工夫◐饒者治其底際而去之鞭做功於內而不致力於外則感儀之間未必無過舉故旣正不可不脩身自此以下舉此而措之矣 天下下有平則二字

自天子 上 脩身為本 此一段逆推工夫中拈出脩身正結

其本亂 上 未之有也 順推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上則結工夫故但言身此則結功效故兼言家也◐以本末二字發明脩身以上之事故又以厚薄二字發明齊家以下之事

右經一章 章句 蓋經文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舊本謂鄭玄本也玄漢宣帝時人也◐程子所定謂兩程編次詳見二程全書◐更考之更互也別為之別分也

凡傳文章句今不盡釋盖六箇欲字四箇在字六箇先字七箇后字可見

康誥曰克明德著明明德之端卽自明明之始事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示明明德之方卽自明之工夫●諟若訓此則所以指天理之在者愈專若訓審則所以加省審之功者愈密故諟之爲是與審之二義所以兼存也●工夫在顧字●明命卽就明德之本原

帝典曰克明峻德著明明德之效卽自明之終事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非大學之極功歟此史官贊堯之明德止於至善也

皆自明也結上文明明德之傳而起下文盤銘自新之意

湯之盤銘止又日新發新民之端

康誥曰作新民示新民之方●鼓호야舞호읃닐온作이라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命之命命以天下之命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君子成德者也[illegible]極即至善不曰至善而曰極者至

極之義標準之名指明德新民之標的也如北極之極皇極之極屋極之極有形象標的期望之謂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以民之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

詩云緡蠻黃鳥 止 不如鳥此兩節以止言知止 有

詩云穆穆文王 止 止於信止於仁如文王之視民如傷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

獨無凍餒之老罪人不孥之類止於敬崇侯譖文王欲叛紂怒因之羑里文王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

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孝及釋之乃率叛國以事紂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止於孝禮記言文王爲世子事王季之節及事死如事生思死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之

類止於慈君子慈其子莫大於教之使成聖賢之德文王之子武王周公爲聖人畢公召公亦文王之子

則止於慈可見止於信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平虞芮之田而歸者四十餘國又如汝墳詩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則止於信可見矣此段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其得其所止之事而言●先言子後言父者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義

詩云瞻彼淇澳止不能忘也言明德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發新民之端●工夫在知行切磋格致工夫屬知琢磨誠正修工夫屬行●上文言止至善之理備矣然所以求之之方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發明之●恂慄嚴敬之存乎中正心之功效威儀光輝之著於外修身之功效此所謂睟面盎背施於四体之驗●終不可諠齊治平之事發新民之端●盛德至善似乎疊然道學自脩以至瑟僩赫喧皆是踐履之後言故云盛德此章專釋至善故又言至善不是疊也或問所謂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其理一也●切磋琢磨武公行年九十餘日敎其身箴儆已之過失●瑟僩赫喧如抑詩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溫溫恭人誰德之基是也●終不可諠者及其

沒也稱睿聖武公是也

詩云於戲止 沒世不忘也 言新民止於至善著明明德之效

子曰聽訟止 此謂知本 無情者以下非釋孔子之詞乃推原所以使民無訟之故

蓋民懷畏服不敢誕上而行私自無訟之可聽者可見德之已明而致新民之效也豈非明德爲本新民

爲末聽訟乃末之最末數〇使無訟本聽訟末使無訟亦有本末使字上含明明德明德爲本無訟爲末

〇其不論終始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本畧其末末必如是之層層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安知其非本

有而并失之也〇釋本末而特言訟者氣禀所生之拘天地間之物不能各充其欲則勢不能無爭相忍

昏殘至有鼠牙雀角之訟〇訟者求下其曲直必待明德之人然後下焉故訟卦曰利見大人

此謂知本 復出而他無所係則知其爲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文義與句法推之則知其爲結語而有闕文也

間嘗竊取 此章當作三節看此以下即第一節是說致知在乎格物下文是說物未格則知未至也◐理有未窮即物未格知有不盡即知未至也

是以大學始教 以下即第二節是就逐物上格物致知工夫至乎其極即物理之極

至於用力之久 以下即第三節是承上節就衆物上物格知至效驗◐豁然貫通即知之至也◐東嘉史氏曰或問先生所辯致知章何不效其文体朱子曰亦嘗效而為之竟不能成旁意效傳行文特文公餘事決無效不能成之理此特若為議辯以答學者之問耳蓋效其文件則必援引經傳文義簡古學者未必自能曉須又為之註辯以曉之如此則為自註豈不為好事者之所譏請故不求其文之類但欲其意之明所補便如章句之一般庶乎人之易曉也

所謂誠其意者 上 必慎其獨也 上不連致知分名行下不連正心以其為自修之首◐誠意之方謹獨工夫◐毋自欺誠意工夫◐毋字有二義父母之母字女字內有二點象文

之爲乳也毋自欺之毋字女字內畫出外有女淫好之象有奸當禁止故以毋爲禁止之辭◐如惡惡如好好之如字誠意之實◐獨謂一念將動處◐中庸敎者事故無必字大學學者事故加必字◐先言惡惡而後言好善者其去惡不決則其爲善必不勇也

章句 徒苟且言知事之無理無義曰循姑爲之稱譯云아직그러나마나

小人閒居 上 必愼其獨也 言小人自欺之狀所以爲戒也◐君子後言之◐揣

音揜揜與著皆歎人之狀◐人之視已之人者君子如見其肺肝小人之肺肝◐黃詢銳曰前愼得欲其自慊後愼獨絶其自欺◐陳定字之說有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令人多眩於此說不察本意而强爲此說不知定字兩說初非亦別上下禘字之義只卞閒居之義與禘知之禘有別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 止 其嚴乎 此獨稱曾子者曾子時發本章言外之意故門人特稱之◐十目之視十手之指即天知神知[illegible]知子知之義言十者數之終也◐此言善惡之不可

旂以明上文之意所以爲戒也

富潤屋 止 必誠其意 終言誠意之驗以結之 ◐ 以富對德言者譬也蓋挙無用之亭鼓至實之理也

所謂修身 止 不得其正 此言有心者之病 ◐ 在正與其正之正字不同蓋在正之正正之也其正之正兼體用而言也 ◐ 忿恐好憂四者就七情而得其三惟無所憂患者然亦非在亡情之外也

章句 一有之一卽四者之一 ◐ 不能察之察向內察也 ◐ 欲動之欲非物欲之欲就心上一念萌動屬言又欲動見得淺情勝見得深也

心不在焉 止 不知其味 此言無心者之病 ◐ 正心章不言敬而章句於之則開示正心之要法警策後學之意至矣此存養工夫也 ◐ 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此總結而言

所謂齊其家 上 鮮矣 此言心不正之病極言其辟之爲害

故諺有之 上 其苗之碩 此言家不齊之病◐苗之碩苗之至盛也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猶以爲其苗之不長

此謂身不修 上 齊其家 此獨反結者修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變文應經文修身◐不曰齊其家在修其身者承經文結語分本末

所謂治國 上 所以使衆也 不曰治國在齊其家而變文曰治國必先齊其家者承經文結語而分厚薄也經曰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故傳承之如此◐成教於國以上化也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三所以推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

一家仁 上 一人定國 上文如保赤子推也此言化也◐即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

驕○仁即上文孝也讓即上文弟也家齊而國治○貪戾即上文慈之反也身不修則家國不能齊治○機猜一家一人○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仁讓句

堯舜帥天下止未之有也 此兼化推而言堯舜以下化也有諸己以下推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再結而言○上文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此謂二字指三引詩而言或曰并結上文

所謂平天下止絜矩之道也 此兼化推而言首三句化也絜矩推也○或問復言孝弟慈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也自家以國自國以天下雖有大小之殊其道不過如斯耳

章句 各得分願即謙卦稱物平施也

所惡於上止絜矩之道 此言絜矩之體○天下之大又安得人人度而處之其要不過在我不施其所惡己在我惟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欲夫己不施其所惡是所操者約也

人各得其所欲則所及者廣矣

詩云樂只君子止民之父母此段言不可不絜矩之意○好惡言能絜矩○

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在人者此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下之人也

詩云節彼南山止爲天下僇矣此段言好惡不能絜矩之意

詩云殷之未喪師止失衆則失國此段言人心天命之存亡得失○殷之未喪師能絜矩也既喪師不能絜矩也

是故君子止此有用先愼乎德之先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於愼之中所當先愼者在於德也○好惡之大者莫急於財用故次言財用○首章明明德以自修言卒章愼德以治天下言○

宋孝宗名愼故朱子諱愼爲謹然謹不如愼字之義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此段特以是非言耳循末以利害言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此段言不能絜矩者之失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此段兼言絜矩者之得失

是故言悖而出者 止 亦悖而入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如桀自言如日在天而其民曰時日曷喪是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如秦人頭會箕斂而府庫卒為漢有是也

康誥曰 止 失之矣 此段言人心天命再言得失◐兼財用好惡言絜矩用人之張本

楚書曰 止 惟善以為寶 此段言內外本末

舅犯曰 止 仁親以為寶 此段亦言內外本末

秦誓曰 止 亦曰殆哉 此段分言君子小人

惟仁人 止 能惡人 此段言用人能絜矩

見賢而不能舉 止 不能遠過也 此段言用人不能絜矩

好人之所惡 止 菑必逮夫身 此段言用人大不能絜矩

是故君子 止 驕泰以失之 此段三言得失以明人心天命◐第一得失以人言第二得失以事言第三得失就心上言上之人不善則事皆不善而失之故曰語益加切

生財有大道 止 財恒足矣 此段就財用用人言絜矩◐通章以貨財爲戒而此以生財爲言何也財用國之常經不可一日無也苟徒禁其聚斂之政而不示以生財之端則異時匱用不足終不免於橫聚諸民故及之

仁者以財發身 止 以身發財 此段自君身而言即散財之效也

未有上好仁 止 非其財者也 此段亦自君身而言即散財發身之效也

孟獻子曰 止 以義爲利也 此段自君之用人者言◐復言能用人則能理財也

◐魯莊王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莊王爲正而仲孫爲宗長故曰孟◐伐氷斬氷也然氷有匹之事若卿

大夫則受氷之家非斬氷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氷於公故謂之伐歟

長國家而 上 以義爲利也 此段自君之用人言卽退小人也○長卽君長也

務財用卽桑弘羊孔僅之徒是也○菑如日食星變必旱蝗瘦之類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奸宄兵戈變亂

是也○就利害上明能絜矩之不容不務也

章句 只有闕文誤字闕文只不字誤字只惡字然則作彼爲不善之小人似爲明白矣

家禮

小斂圖 此圖小斂居前襲含居後此必圖之失次也

大斂圖 大斂本無折未而此圖折之恐誤

翣圖 翣扇當兩角高而此圖三角高恐誤○儀節則兩角高

柳車 柳車之柳卽𨞄字喪車也又聚也諸飾之所聚也

本宗五服之圖 從父兄弟妻大明會典及經國大典皆緦麻惟翰墨全書圖此書無服蓋程朱禮視儀禮只加兄弟妻小功未知此条至大明以後加之故也●曾玄孫婦行弃見婦恐疊錄也●祖姑服本小功也嫁則宜降緦麻而此曰嫁則無是未知據何而言恐誤也姑及從姊妹服皆倣此可疑

三父八母服制之圖 謂之義服之謂恐為字之誤●古禮父妾之喪所以辨有子無子而服者古之卿大夫妾御頗多凡婢皆妾之類也不可泛指父妾而皆服緦故以有子服緦為文其實當觀情義輕重而處之

妻為夫黨服圖 衆子嫡婦皆不杖朞而此曰杖朞恐圖之誤

外族母黨妻黨服圖 說文夫之母存曰君姑沒曰先姑此圖姑字即父之姊妹也一說王父之姊妹亦稱王姑

神主式 按宋朝諱玄九經典中玄字皆改為元故家禮稱元孫

大宗小宗圖 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於今人家不相合故儀節改爲以初有封爵者為始祖準古之別子別子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也

序註 李氏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朱先生丁母祝令人憂成此書○慶元六年甲子先生疾極諸生問忌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叅用之乎乃領之

祠堂 藍田呂氏曰凡主祭者出仕即告于廟以櫝載位版而行於官所權立祭堂以祭之

朱子註廟尊貌之名又貌也象先人之容○寢廟正廟主廣禮註鬼神所在則曰廟[illegible]

跡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通與[illegible]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像人君之[illegible]

有朝後有寢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illegible]杖象生時具以薦新物素始出寢起於墓側[illegible]

仍而不改故陵上稱寢殿○廟面之面作[illegible]者○龕堂之堂當作室字○位牌之牌音排

也位牌即紙榜也○劉氏註不可用影[illegible]曰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加一莖髮便是別人

君子將營宮室祭義右社稷左宗廟註王氏曰右陰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此不死其親之意

註阼階之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高閣之高閣也○祭高祖以古禮斷之則士大夫似爲僭矣然高祖有服禮記又有干祫及高祖之文故程子以爲不可不祭朱子曰著爲家禮好禮[illegible]之士依此行之豈爲僭乎○兩階間香卓蓋出入告辭不開中門焚香者

程子註宗族譜系同姓曰宗同支曰族譜[illegible]系繼也謂族譜宗系也○昭穆昭明也穆[illegible]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illegible]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次序一定百世不易[illegible]文王在右武王在左不嫌於倒置而諸廟別[illegible]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爲尊卑也○[illegible]

顧成廟漢文帝自爲廟制度狹卑若顧望而成○黃氏註放宗法之放與倣同○不得祀者指繼高祖之小宗而言然其上恐或有闕文也

旁親 止班祔 旁傍也近也◐班行也即以孫祔祖之類班說文後死者合食於先祖也若孫之

死而祖在則祔高祖龕妻死而夫之祖母在則亦然

楊氏註曾祖兄弟不祭者即無昭穆可祔之處故也魏氏堂曰凡祔昭穆如曾祖兄弟無后者

無昭穆可祔故不祭也◐大時節即四仲月時祭之類

正至朔望則參 望月與日相對也如臣朝君之形◐參謁也

註 軸簾之軸擧也◐蒸筅之筅音詵以竹爲之俗名夫斗只◐準禮之準擬也◐襴衫唐志云馬

周以三代布深衣因于其王着襴裙名曰襴衫以爲上士正服即今學士所衣之服是也◐早衫之

早汗同實錄云古者朝燕之服有中單漢高與項羽戰汗透中衣遂有汗衫之名◐涼衫筆談云京

師士人朝服乘馬以黲衣蒙之謂之涼衫亦古遺法◐大衣商周之代內宮世婦之服也至唐開元中

婦見舅姑以此爲禮服◐長裙事物記原云隋煬帝作長裙十二破名仙裙今大衣中有之不謂之

幅而謂之破者意其分一幅為兩也丘氏曰長裙用六幅為之共裁十二破聯以為裙其長拖地其邊幅俱縫向內不縫邊準男子衰裳之制●冠子實錄云自黃帝制為冠冕而婦人首飾無文至成周始有副笄芙蓉冠子自漢始也●背子即半臂也實錄云隋官多服半臂即長袖也江淮間或曰綽子燕人競服之●假髻燧人氏始為髻至周王后鈌服為副總三輔謂之假髻即今之特髻也

劉氏註唱喏之唱敬聲喏揖也詞曲曰一箇唱百箇喏謂一人呼唱於上衆人應拜於下也華使許周曰喏字出漢書兩手垂下作揖之拜也

俗節 註重午端午日風土記註端始也又五月五日午時為天中節翰墨云正月十五日為上元七月十五日為中元十月十五日為下元●重陽翰墨云九為陽數日與月并應故曰重陽●角黍風土記以菰葉裹黏米五月五日祭汨羅卽水團之類

有事則告 註維發頭語辭又專辭思之專也●敢士虞禮注云敢昧冒之辭凡言敢者皆是

以卑謁尊不自明言之義◐朔薦也月至初吉[illegible]
蘇◐昭小明也◐鄭玄曰有事於高祖即不諱曾
祖以下尊無二故也禮曰臨廟不諱臨文不諱是
以祝名君不諱◐告追贈制書儀節丘氏曰先命
善書者以黃紙錄制書一通
以盘盛置于香案上正中
朱子注焚香儀節曰祝東面立宣制辭畢興
奉所錄制書黃紙即香案前并祝文焚之

深衣制度 馬氏曰深衣者古之聖賢法服也朝廷可服燕居可服天子服之諸侯服之大夫服之庶人服之無貴賤無等級人皆服之及至末俗人不好着故司馬溫公必居獨樂園而後服之呂滎公朱文公皆以休致而後服之然則三君子居官履職之日亦不敢以取駭笑於俗蓋當時之人例以物外之野服視之可勝歎哉◐邱慶節云某今人當服今時之服以此見之當時之不常此服可知不然何發此言然康節此言其時非之◐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其被於體也深邃故曰深衣◐儀節云深衣制度乃溫公據禮深衣篇所新製非古相傳者也

度用指尺 月令註丈尺曰度● 鍼經曰中指中節橫紋上下相距長短為一寸

方領 劉氏註以多飾為孝陳氏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繢備五色以為樂也是亦戲采斑斕之義● 孤子純以素三十以下無父者稱孤

緇冠 糊紙之糊粘也武高之武冠卷也曲禮註曰文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足在體下曰武卷在冠下曰武也

黑履 註絇履飾拘著屨頭為行戒也純緣飾繶紃絛也綦屨飾紃環繫絛周禮屨人縫中紃繶 按凡染黑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朱則四入玄則六入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三者染赤法周禮鍾氏染鳥羽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疏云以纁入赤為朱以纁入黑為紺以紺入黑為緅

凡為子為婦 註 優鋤之優音憂農家覆種之具● 誶語之誶音碎誚也好陵辱弄罵人也

凡子尊父母下劉氏註賾討之賾士革切探也幽深難見也易探賾索隱也

凡受女婿註搊策之搊音芻手搊也廣韻搊拘也

冠禮冠義曰冠禮起早晩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黃帝造旃冕是起于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為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皆十二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二十可冠子陽之類也而二十則為陰之數也二十冠者以陰而成乎陽也女陰之類也而十五則陽之數也十五而笄者以陽而成乎陰陰陽之相成性命之相通也

主人告于祠堂註冠者之祖父謂祖與父也○介子曾子問註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卑賤之并稱介副貳之義亦貴之之道

戒賓戒儀禮註警也告也○註若某子之子當作之字看○以病之病辱也○吾子之子男子美稱

宿賓宿釋詁宿即肅也進也補註戒賓是親往宿賓是遣子弟俗言覆請也語類戒肅隔宿戒之也

陳設註帟幕之帟方遮日埊音惡白土也

厥明夙興註幓須之須總也冡以帕之帕音怕手巾也

主人以下序立註親戚父黨曰親母黨曰戚

賓至主人迎入註贊者士冠禮注佐賓為冠事者◐儐者主人之執事者○東序之序爾雅云堂東西墻謂之序

賓揖將冠者註三加祝辭并用士冠禮祝文祝辭或賓不能諳誦則以紅紙書之看誦

乃醮下溫公註改醴之醴儀禮本文作祝

賓字冠者儀禮云字者觀德明功一說云字以表德○出就次之次謂門外更衣之次

乃禮賓儀節云主人以酒饌延賓及贊儐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親朋有來觀德者并待之

笄朱子曰未許嫁而笄則不戒女賓而自以家之諸婦行戒禮也

女子許嫁註許嫁謂已受聘禮也

昏禮註昏禮曰謂之婚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曰名焉必以昏取陽往陰來之意

男子年十六方氏曰嫁女止於二十娶妻止於三十陰以少爲貴陽以壯爲强故也

俟女氏許之然後納采女氏猶言女家也凡言納者皆恐女氏不受◐古者婚姻用六禮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也程子曰徵成也證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也

註不肖之肖象也無形象也◐無頼之頼利也謂恐少無利於家故曰無頼

納幣註釧音川臂金即今指環之類

親迎註也省徑也發語辭省除也徑路徑也言簡禮除煩而使人易行之義也

女氏使人張陳註慢帷帳也幕遮日也駔音徂모도회묘儈音會音은이라

註 盥于南盥于北即坐席之南北

就坐飲食註 取卺之卺再酳用盞三酳用卺

温公註同牢王制註方氏曰牢圈也以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曰牢○劉氏註牢瓢之牢謂同牢之牢○酳音胤以酒漱口也士昏禮註酳漱也酳之言演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共牢本疏共牢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不異牲也○合禮之禮本註作體合體同尊卑方氏曰合卺有合體之義同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尊卑同則相親而不相離矣又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故曰同尊卑

饋于舅姑 温公註右胖之胖牲半體右胖載之舅俎周人尚右故也於此知左胖載之姑俎也

舅姑饗之註 舅姑降西階婦降作階以著代也

廟見 儀節壻婦並立兩階間并四拜復位若宗子自昏告辭云某今昏畢敢以新婦某氏見四

拜禮畢新婦點茶復位又四拜

喪禮 喪服注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禮輯曰人死曰喪者白虎通曰喪其亡不復見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

初終 檀弓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註終者對始而言死則澌盡無餘之謂君子行盛德立有始有終故曰終小人與羣物同腐故曰死黃氏曰終以道言死以形言

疾病遷居正寢 疾病喪大記作疾이病○遷居正寢儀節云惟家主為然餘人即各還於所居室中正衛曰溫公曰君子慎終不得不爾然必病者心正而理明方能如是若子孫有還能不傷其心乎○春秋曰公薨于小寢註云小寢夫人之寢也譏其近女室也 劉氏註屬纊之屬音燭

復 復謂招魂復魄也士喪禮注云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類若上公九命則依其命數九人之類也

註侍者一人通典復者三人注云四品以下則二人也然家禮曰侍者一人從便也○左執領右執要士喪禮招以左註云招魂所以求生左陽陽主生故用左也○前榮大記註云天子諸侯之屋有榮榮屋翼也大夫以下但前簷後簷而已○中霤士喪禮曰中霤古者室有復穴皆開其上以取明南則霤之後曰名室之中庭謂之中霤○北面檀弓曰北面求諸幽之義也○三呼大記註曰一號於上冀魂自天而下一呼於下冀魂自地而來一呼於中冀魂自天地四方之間而來也○哭擗檀弓曰拊心為擗跳躍為踊二

立喪主註承重檀弓註承祖宗重事也

溫公註妻黨雖親不主本註云婦人於本親降服以其族於外族也故本族不可主其喪故

乃易服不食註去冠正衡有孫婦皆去冠之語故國俗曾玄孫外孫皆去冠網巾○被髮散髮也正衡曰古禮并無所謂被髮之語而推開元禮有易以白衣被髮等語○扱上衽問喪禮曰

親始死扱上衽注上衽衣前襟也以其蹄蹋䟦履為妨故扱之於帶也○徒跣六記註云徒跣者時

未着喪屨而吉屨又不可着也

治棺 註油杉譯語指南音○灰漆之灰骨灰也○秫米本草黑粘黍陶淵明詩種秫作美酒以此見之粘黍是也中國秫蜀即我國所謂唐皮米也此乃升升也○七星板芽七星何義退溪曰南斗司生北斗司死愚窃念南斗主明北斗主幽恐用幽明之義根表及仰質也

胡氏註麻油即芝麻之油今之真油也○劉氏注為椑之椑音辟檀香即位為椑註椑棺也歲一漆之註漆之堅強甓甓然故名椑○壽器棺也壽久也見漢書壽藏註○英觀之英光也美也○皆用布裹大記大夫裹棺用玄綠士不綠羅云裹棺謂以繒貼棺裏也玄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士不綠者悉用玄也

訃告 既夕禮註赴走告也取急疾之義而今文作訃雜記云作訃者義取以言語相通亦一義也

遷尸 曲禮在牀曰尸註尸陳也未殯發陳列在牀故曰尸也◐立氏曰尸牀以木爲之去其足補註

禮記始死廢床而置尸於地

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床

註 南首不以北首而南首不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袍襖大記云袍衣之有著者乃褻衣也玉藻云

用舊絮謂之袍襖有綿者◐褁肚之褁漢音孤俗從此音稱孤肚

劉氏註握手用玄纁長尺二寸廣五寸이니라令애褁親膚라ᄒᆞ니據從手內置之ᄒᆞ야長尺

二寸으ᄂᆞ中掩之ᄒᆞ야手纔相對也니라◐一吐云手內ᄒᆞ야寸中ᄒᆞ야掩之手ᄒᆞ면對也니

라◐一吐云五寸ᄒᆞ야親膚ᄒᆞ야◐令子夏記也◐繞擘之擘音堅堅固也

飯含 飯含不忍虛其口也周禮云天子飯含用玉◐禮運曰飯腥穀梁曰具玉曰含含與琀同去聲

註 抗衾之抗擧也

乃設奠 檀弓曾子曰始食之奠其餘閣也註閣架橙之屬蓋以生時庋置閣上所餘脯醢爲奠也

方氏曰人之始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盡易舊故以近置餘脯仍用之

主人以下為位位謂位次也

註丈夫男子之稱古語云九男長者八尺若至於丈則偃然出衆也

乃飯含註主抄米實口抄乎拜抓取也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于口右并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惟取盈滿而已

溫公註一束以絞紟之紟大記註一說在絞下用以舉尸一說在絞上未知孰是●通用十九稱大記註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數也天地之物數天一地二終數天九地十人在天地間而終故取終為歛●單袷之袷音夾衣無絮也與袷同杜詩御袷侵寒氣此袷衣又音劫深衣由袷

置靈座註為重之重乎拜主道也始死作重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所謂重者有尸而亦有依神之具故也●古者束帛之制用絹一匹兩端捲至中間相輳又有結帛式俗所謂

同心結也◐鞶帨婦人卑小卑也◑訾相之訾量也相像也又訾一說思也

朱子註三禮圖唐藝文志有夏后氏三禮圖十二卷又張溢三禮十二卷

立銘旌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旌識之儀節粉筆大書開元禮無粉書之語但紅質白字有哀慕之情耳◑檀弓曰奠以素器以生者之心也註云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其哀而不文也喪葬凶禮具皆用素而獨於銘旌用絳色者何也正衡曰容書之故也

不作佛事註波吒忍寒見必是憂苦之狀

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丘氏曰主人未成服來哭者素淡色衣可也按高氏曰古人謂弔喪不及尸非禮今有待成服而弔則非矣又曰親始死雖不敢出見賓然有所尊者不可不出見本註有弔者主人相向哭盡哀主人以哭對無辭之文則是主人出見賓矣然考書儀及早終禮又有未成服主人不出護喪代拜之說今兩存其議俾喪者於尊者出見於卑者代行可也

小斂袒括髮免髽奠代哭問喪曰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註云可以安靜其心使不煩鬱降下其氣使不懣盛也◐小斂後主人袒括髮著布巾環經要帶散垂衆主人免環經要帶散垂此斬衰喪也大功以上免要帶散垂小功以下要帶絞◐免與絻同杜預註免者始發喪之服也喪服集解呂氏曰免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以其冕音相乱故改音問◐髽婦人喪冠◐代哭不以死傷生之意也

具括髮麻註髺音束也◐掠頭今之網巾

遂小斂註左袒示不復解也

主人主婦憑尸註凡子於父母憑之身俯而憑之夫於妻執之執持其衣婦於舅姑奉之奉持其衣舅姑於婦撫之撫按也皆於心胷之處傳曰妻於夫拘之註微牽其衣吳氏曰總言之皆謂之憑尸◐雜記君不撫僕妾注畧於賤也◐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注遠嫌

袒括髮 在小斂之後尸出堂之前者主人為將舉尸故也○雜記大功以上散垂註大功以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初死即絞也丘氏曰按此則小斂之後侇堂之前凡有服者不絞具要帶又當具絞帶也但服斬者用環絰齊衰以下首不用絰皆免耳

乃奠 奠無席○襲奠于尸側斂奠奠于靈座前也

乃大斂 註加蓋下釘集說云下釘下有承以兩凳几四字○取銘旌設跗之跗足上也○累墼塗之累記作壘墼未燔甓累與累卵之累同甓은모개미라

設靈座于柩東 柩久也死者無使土親膚故在棺欲其久也

乃設奠 士喪禮註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也

各歸喪次 註寢苫者哀親之在草枕塊者哀親之在士不脫絰帶哀戚之心不在於安也○喪服疏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按既夕文與此同鄭云哀戚不在於安絰帶在衰裳之上而云

不脫則衰裳之不脫可知此據未葬前故文在虞上既虞後寢有席衰絰脫可知矣

成服朝哭相吊如儀○朝哭即所謂朝夕哭之朝哭也相吊如儀儀節云諸子孫就祖父及諸父前跪哭盡哀也儀即相吊哭之儀也

楊氏註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之與禮記數同計也

其服之制一曰斬衰三年衰服名衰之言摧也言中心摧痛也○三年取象子生三歲免於父母之懷也制服總敘疏黃帝之時朴畧尚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唐虞之日淳朴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為限三王以降澆僞漸起故制喪服以表哀情○漢文帝遺制革三年之喪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

註衰前三幅後四幅前為陽以象寄後為陰以象偶○各挽之挽音衫刺也○相沓之沓重也合也冒也○首絰之絰實也明孝子忠實之心檀弓注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朱子曰首絰大一搤是

溺指與茅二指爲圍喪服疏斬衰之首絰圍九寸者首凡陽故欲取陽數極於九齊衰以下自取降殺義無所法象也○腰絰按士喪禮三日絞垂註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䟽曰小斂日要帶大功以上散垂不言成服時絞之以此觀之小斂日散垂成服日乃絞明矣○有子麻俗名吁告○苴杖喪服小記註云苴黯也心如斬斫貌若蒼苴所以縗裳絰杖俱備苴色也儀禮竹性圓象天本在下順其性也○蓋頭事物記原云蓋頭唐初宮人著冪䍦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故王公之家亦用之永徽之後戴皂羅方五尺亦謂之幞頭卽蓋頭也丘氏曰用稍細布爲之凡三幅長與身齊不縫○頭繻二儀實錄曰燧人氏爲髻但以髮相纏而無物繫縛女媧之女以羊毛爲繩向後繫之後世以綵絹爲之名曰頭繻此則所謂總也儀節女子在室爲父有總傳曰總長六寸今中原婦女有服者用白布束髻上謂之孛圖

○妾爲君之君謂夫君也

楊氏註中指之指音搭뎌리라又깃다○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遷搏之搏廣也亦作傳

○有袷之袷音劫衣領有複○帶下尺喪服疏註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者也帶下尺者據上下濶一尺而言至於橫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有肥瘠取足為限也○菅屨之菅野菅左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比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俗謂긴히양朱子一說云斬衰草鞋齊衰麻鞋○女子子重言子者別於男子也○劉氏註有幅三袧之有本註作云袧謂辟兩側空中央也一幅凡三處屈之辟兩邊相着自然中空○外削之削本註削猶殺也

二曰齊衰三年註杖以桐為之集說無桐以柳代之通典桐杖大如要絰○曾高祖母爲重之孫通典曰若母若祖母在則承重者之妻當服本服此家無二冢婦之故○古者婦喪舅姑以朞今以三年為義起也與夫同奉几筵而已不可獨無服之故也楊氏註補服條黃勉齋所著○為祖母後者小記註子死則孫為後故以為後言○為所後者之妻若子也丘氏曰若子之若解與如字同謂如其人之親子也凡引用補服倣此

杖期 朞象一歲◑九父在母喪十一月卜日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祝辭則曰奄及練祥禫

不杖期註 爲伯叔父喪服經世父母疏曰伯言世者欲見繼世也◑姊妹旣嫁相爲服開元禮大功章兩女各出不再降若兩男爲人後亦如之

五月三月 喪服疏云以其義服日月又少故在不杖章之下

三曰大功九月 大功者用功麤大小功者用功細小此謂人功治絲者◑九月象三時以歲數則不計閏以月數則計閏

註 從父之從去拜緣親以致服故云從也

劉氏註祖父母喪須是不赴擧魏氏曰禮大功廢業業謂身之所習如學舞學射之類不廢之恐其忘哀也夫大功輕于朞期習業小于赴擧於彼不可於此又豈可哉

四曰小功五月 五月象五行

註曾玄孫之曾重也自曾祖至無窮皆稱曾孫玄遠也

五曰緦麻三月 ◐禮記註云有事其麻無事其布曰緦三月象一時。昔葉味道問緦小功不御於內無明文當如何朱子曰禮既無文即當自如服輕故也

註族曾祖之族屬也骨肉相連屬也以其親盡恐相疏故以族言之◐外兄弟喪服疏云姑是內人出外而生故得外名內兄弟亦對姑之子舅子本內不出故得內名

楊氏註改葬語類問改葬緦鄭玄以為終緦之月數而服除王肅以為葬畢便除如何朱子曰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說王肅以為既虞而除若是改葬神已在廟矣何得虞乎曰便是如此而今都不可考者求也須返哭於廟

殤服夭折曰殤未成人而死者也中殤七月喪服疏云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惟此大功中殤有之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象三時是也○通典吳徐整問謝慈曰八歲以上為殤者服未滿八歲為無服微

令子元年正月生七歲十二月死此為無服也或以元年十二月生八歲正月死年雖八歲日月則適六歲耳然則號為八歲日月甚少全七歲者日月為多若人有二子各死如此其七歲獨無服則父母之恩有偏頗答曰制數旣以生月計之不以歲也問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哭於何處有位無答曰哭之無位禮葬下殤於園中則無服之殤亦於園也其哭之就園也

九重喪未除而遭輕喪 註墨縗集說或問墨縗今宜服否曰未葬服斬衰葬後

搜葛衫 今人服生麻布衫小祥搜縷服墨縗不必服

揚氏註心喪宋郭積幼孤母還更嫁王氏旣而母喪積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祈言積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議用馮元奏聽解官中心喪◎降而絶服謂降緦一等則絶而不服猶假三日

朝奠 禮記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旣夕疏欲得父母之神隨陽而來故也

劉氏註仍罩之罩都教切去聲掩物也集說罩用竹為格白生綃為之

夕奠主入就靈座之座當作牀儀節侍者先入靈牀言內鋪被安枕然後出奉䰟帛安牀上置鞍鞋于牀下晨收所陳頮櫛之具

哭無時喪服疏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絕声一無時既殯以後卒哭以前阼階之下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

有新物下劉氏註哀素謂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檀弓註哀心特甚禮尚質朴故用素

弔知生者弔知死者哭◐檀弓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注壓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者也盧植曰畏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爾雅曰畏刑者也

賻既夕註賻之言補也助也知死者贈知生者賻公羊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奠用香茶燭酒果燭周禮司烜氏供祭明燭注明燭以照陳饌䟽云祭之朝饌陳於堂東未明須燭照之◐既夕䟽柩之前後皆有燭者以其柩車為隅恐闇故各有燭以照之◐一說天明則

滅燭○家禮他不言用燭之節而獨於弔客之來特言也以鬼神尚幽闇故既殯之後更加設帷自外至者卒然入來雖在朝晝苟不燃燭則恐迷錯物故特設以俟耶抑或弔客來奠之炘而為其亾靈知之故並讀奠狀而告之耶殊不可曉今姑從禮經之說早闔則燃燭既明則滅之可也

溫公註醆酒之醆說文連祭曰醆◆留謂之謂即名紙漢書註若今通名◆豐腆之腆厚也

具刺通名書姓名奏白曰刺事始云古未有紙削竹本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曰名紙

楊氏註几筵几所以依神也筵席也大斂之奠有席而無几至虞而立尸為几筵

聞喪註又哭二字此書及儀節皆在使者之下禮記奔喪則在問故之下禮記恐是

道中哀至則哭註哭避市邑為驚衆也

皆如上儀此乃未得奔喪隨後而行則變服在道至家諸節一依上文聞喪即行之儀也

三月而葬禮輯曰葬者藏也斂藏于土反本之義也集說曰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

之◎王制曰大夫三月而葬謂大夫除死月為三月士數死月為三月是間逾一月故言逾月耳

註為人所扣之扣搰也◇還葬之還音旋復之速曰還本註謂斂畢即葬也◇懸棺而窆本註謂以手懸繩而下之不設碑綍也◇人豈有非之◇本註禮有定制富而薄葬非也貧而厚葬亦非也

未葬不變服小記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服則已註主喪者謂子之於父母妻之於夫孫之於祖父母也其餘謂期以下之親也○開元禮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若已失尸柩則變制如常禮◎遠井窖之窖音要燔尾處也

祠后土禮輯曰擇賓友主祀而孝子不與者以凶服非所以交神故也△丘氏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韻會地為后土取厚載之義本字后厚通

註酹于神位之酹一即傾酒于地也◇按此書闕焚香一節而儀節補之

遂穿壙註攛柩之攛音竄攛擲也

作灰隔註拌棄也方言凡揮棄物謂之拌也

小註抱朴子葛洪所著 生體之生記當作牲

造明器鄉約禮輯曰明器若孝子不忍死親故象其生時所用物以殉謂之明者神明之意不必其真可用而

下帳集說曰下帳一稱服玩即不忍死其親之意㊦書儀下帳之下有上服謂公服靴笏幞頭無官則襴衫鞋[illegible]之類也下帳之下字未能解見而以上服之上推之庶可知

大轝註施圖納之納音芮削本納鑿者○扎縛之扎音札本作紮纏束也◎罣礙之罣音卦碍也

作主集說曰作主用栗木周人始用栗楷戰慄敬謹之義南為前本為下○伊川曰作主取法於時

月日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身高尺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寸二分象日之辰也

朱子註不消之消語助即不須之意

還柩 即啓殯也朱子曰古有啓殯之奠今不塗殯其禮無所施又不可全無節文故爲此禮也

奉柩朝于祖 此禮蓋平生將出必辭尊者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禮輯曰令人家挾隘難遷轉但跪曰請朝祖祝奉魂帛代柩行之

主北首士喪禮云是時柩北首不可以足註嚮也○鄭玄亦云北首順死者之孝心

遂遷于廳事 廳事所以治事故曰廳事○禮輯曰發靷前一日遷柩于廳事後乃代哭者葬則往而亡焉孝子哀親之將亡故哭擗不絶同於始死而制禮者懼其過傷亦使人更代之

主方相軒轅本記云帝周遊時元妃嫘祖死于道註曰置方相亦曰防喪蓋始於此周禮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記注云熊之爲物猛而有威百獸畏之所以蒙熊皮爲威也

日晡時設祖奠 日加申時曰晡○士喪禮注云將行而飲酒曰祖又曰祖始也

遣奠 禮輯云遣者送也將即幽宅奠以送也○集說曰將奠包裹牲體以行用送賓之禮故曰遣奠

劉氏註功布卽大功之布鍛濯灰治者也禮輯曰功布者所以柩行低昻之節謂之功者以其加人功鍛治也◐幠用侇衾士喪禮註幠亦覆也侇衾卽柩衣也

乃設遣奠 註 祝永訣之訣別也辭也與死者辭曰訣

發引 禮輯曰引引柩車之索◐士喪禮註引謂紼繩屬於柩車◐周禮鄭註云在車曰紼行道曰引◐集覽問柩行尸首所向曰按開元禮宿止輴靈車到帷門外迴南向柩車到入凶帷停於西廂南轅到墓亦然入墓始北首以此觀之是時尸皆南首而轅以南向首在前可知也

親賓道旁駐柩而奠 馮善曰按廣記云祭奠皆主人之事親賓止可助以奠物或助其執奠近世道次設祭甚無謂

親賓次 註 靈柩相直之 直與値同

親賓拜辭 雜記五十者隨主人返哭四十者待盈坎乃去

乃窆 窆下棺也●檀弓曰葬壯首幽之故也◐正衡曰冠帶不送死不便也寶玉不送死去禍也

內外蓋 內蓋謂瀝青蔄板外蓋謂灰隔板也

藏明器 註 便房集說曰葬父穿壙之右葬母穿壙之左為便房則兒他日合葬時所毀也

題主 集說曰實土既平而題主禮經無文若日晚墓遠迫於虞祭則不須平土而題主也◐儀節主人謝題主者再拜題主者亦荅拜

註 主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者媲也言其媲[illegible]孝考也●孤子說文孤無父也子瓜為孤瓜弁也子不見父則泣呱呱小兒啼弁●窀穸禮輯云窀厚也穸夕也即長夜之謂也●九祝皆焚之而題主祝稱懷之者急於返魂也

墳高四尺立小石碑 集說曰封土為壟曰墳又禮輯曰墳者高起之謂以四尺為度者以孔子封防之墓崇四尺故法之防即孔子[illegible]所在地名●石碑始於秦漢銘誌起於南朝[illegible]

功歸美貽諸後世◐說文碑者悲也所以悲舊事也◐檀弓註鄭氏曰斲大木形如石碑於槨前後樹之窆中為鹿盧下棺此即懸棺之碑而遂為神道碑者也◐說文合葬曰祔合葬之碑府君書墓夫人書祔溫公註徒與人作鎮石術家禳法云凡人家中有宊則以石十九斤埋於艮上則大吉起此類也退溪亦曰如今動土防宊用墓石以衛鬼之類

反哭古人以反魂為重且急者所以設反其平時所居處所安樂之處庶幾神魂不至於飄散也

註墓反如哀既夕卒窆之而歸註孝子往如慕反如哀為親之在彼◐主人升自西階曲禮居喪升降不由阼階也

按朱子曰改葬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啟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而後畢事

不與宴樂父有服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至則避琴瑟小功至則不絕樂

虞祭 禮輯曰虞安也既葬其親迎其神氣而返祭于殯宮以安之也◐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註云虞猶安也不忍其無所歸也◐士虞禮註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辰正者謂朝夕日中也◐馮善曰古者虞主用桑既練易以栗今便作栗主以從簡也又按傳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春秋之末大夫僭用七虞之禮後世遂以人死之後七日必供佛飯僧言當見地府其王吁古人七虞之說乃如此哉

具饌註 具饌如朝奠之朝恐作朔字看◐按朱子於虞祭及卒哭小大祥并無參神一節非闕漏也三年之內便如事生如事存之際故去參神以見生時常侍之意行降神以見求神於恍惚之間此甚精微曲盡處也瓊山卒爾添入恐有不知而作之也

初獻註 祝柔毛曲禮註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故曰柔毛◐粢盛曲禮註祭祀之飯謂之粢盛朱子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醴齊韻書云醴猶體也酒之一宿者謂之醴齊去滓酒以度量節作者謂

之齊◐祫事禮輯曰祫合也欲其合先祖以為安也又剛鬣曲禮注豕肥則鬣強◐清酌曲禮註酒曰清酌◐庶羞饋食註庶衆也周官註羞出於牲及僉歟以侑滋味謂之庶羞◐尚庶幾饗歆也

闔門 儀節云所館行禮則可削闔門啓門告利成

噫歆 曾子問註以警動神聽乃告之也

告利成 士虞禮註西面告主人也

罷朝夕奠 集說云罷朝夕奠先王制禮緣情漸变也

卒哭 賈氏曰卒哭者卒去廬中之哭惟有朝夕於階下有時之哭也◐儀節註云喪禮但至虞禮而止卒哭祔練祥禫之禮於經無明文今取散見於傳記者裒集成編以補喪禮之缺

初獻註 卒哭曰成事禮輯曰哀薦成事者盖虞禮告終成祭事之謂也本註卒哭為吉祭故曰成事

設酒饌註 玄酒集說云太古無酒之時以水行禮故祭時設之重古禮也一說云玄酒不忘本

者思禮之所由起也

辭神 註 告利成虞喪祭故西向告卒哭吉祭故東向告也

祔 禮輯曰祔猶屬也以孫祔祖孫與祖昭穆同故以孫連屬于祖而就祖祭也一說新死者合於祖廟曰祔 ◐ 卒哭後行祔祭几筵不撤朱子答陸子壽書論葬後不撤但據儀禮當不復饋食於下室云云所謂几筵不撤者尚有朔望祭故也若不復饋食於下室則祔祭後似不復上食矣但今人皆終三年上食禮宜從厚從俗而行之可也

具饌 註 以親者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二人則祔於舅姑所生母也

胡氏註先生內子吳氏曰大夫之正妻未受夫人所命則未為稱世婦故但稱內子也

初獻 註 祝適于某考按儀節孝子之子字改孫某考作曾祖考適至也

小祥陳練服 檀弓練衣黃裏註曰正服不可變以練為中衣承衰而已作練冠去首絰武以纓

以洹麻為之頭巾亦當用練

三獻註常事曾子問註薦其歲之常事也士虞禮註古文常為祥疏曰以虞祔之祭非常一期天氣变易孝子思之而發是常事

止朝夕哭註猶哭盡哀雜記疏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

大祥温公註未大祥間服而出謁者宋時或未大祥間服此服出而謁入此非識禮者之所為也

斷杖棄之禮云斷杖棄之而無焚衰之文今人焚衰不知何據也◑曲禮云祭服弊則焚之衰亦是祭服故焚之耶

小註祧主程氏復心曰祧之言起也言起上去之意也

禫小記為父母妻長子禫◑檀弓註出母無禫◑小記宗子母在為妻禫註父在而嫡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歿母存則杖且禫此宗子百世不遷者惣攄宗子之尊厭其妻故明言母在亦當為妻禫

温公註素紕之紕音比平声邊縿謂之紕禮記既祥縞冠素紕以素飾冠緣也

前一月下旬卜日 若不得吉於初中旬而用於下旬日則卜既得吉一句不書可也

居喪雜儀

致賻奠狀 演義狀貌也以貌寫情於紙也○若干謂若一若十千即從一從十凡物未定之辭

歆納 歆指奠而言納指賻而言朱子曰神食氣曰歆也

謝狀具位 如子弟發書則稱杖期孫孝子自發書則稱孫哀之類

慰人父母亡疏再拜言 問今人書簡未嘗拜而言拜未嘗瞻仰而言瞻仰如何朱子曰瞻仰字去之無害但拜字承用已久若遽去恐不免譏罵前輩只云某啓是開口之義法帖中有頓首韓文中有再拜其來久矣○母云某封問妻母之稱朱子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吊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

姿毎其母爲小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小姑之文

五峯想是本此歟◐薨逝曲禮註薨之爲言瞢也斷

晦之義◐怛丁割切悲也◐襄奉左傳葬定公雨不

克襄事註襄成也不能成葬事之禮也◐悲係之係

連係也◐強加饘粥之饘

饘同厚曰饘稀曰粥也

不備 翰墨云上宰相息官及父母師長前用之不宣平交用之不具不悉不一以尊達卑之辭也

大孝至孝 翰墨云易曰大哉乾元故父亡稱大孝至哉坤元故母亡稱至孝

謹封註 面簽即中國人凡簡札封面例付紙簽◐郡望所居邑及職名也

答人慰疏不次 謂凡居五服喪書疏皆稱不次不次者謂哀痛言語無次序也

祭禮 正衡曰祭之爲言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說苑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之所以自盡於親也◐禮輯曰於五禮屬吉謂之吉者有受福之義也◐曾子問曰祭過不祭禮也王制曰過時不舉禮也

四時祭禮輯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烝冬曰嘗

温公註有田則祭丘氏曰後世非世富貴者不復有祭田苟有祿食及財產當隨時致祭不可拘田之有無也

時祭用仲月或丁或亥饋食禮来日丁未用薦歲註事于曾祖註丁未必丁亥也直舉一日以言耳禘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疏曰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者鄭云此吉事先近日惟用上旬若上旬之內或不得丁巳以配亥或上旬之內無亥以配日則餘陰辰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者此則乙亥是也必須亥者拔陰陽法式亥為天倉祭祀所以求福豆豫于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也○劉徹曰丁巳丁亥皆取於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故也大抵郊祭卜辛社祭卜甲廟祭卜丁無取於亥而註家不論十干之丁專取十二支之亥為解其失經文之意遠矣日有十干辰有十二支以五剛日配六陽辰以五柔

日配六陰辰甲子乙丑之類是也以日配辰或丁丑或丁卯某日丁日不定故直擧丁當亥一日以言之其意或以巳當亥丁當丑皆用之云爾◐丁巳者取令名丁自丁寧巳自变改皆爲謹敬自新以臨祭祀也◐前翼蔡傳云曆中甲庚性中仁義甲爲仁庚爲義◐弳珓韻書云弳珓卜具或作笅筊音教交◐謌此之謌謀也平声◐祗薦歲事禮韓曰祗敬也薦進也言敬進歲時之祭事也

温公註二至二分言冬至夏至春分秋分

齊戒註更衣潔飾盖爲交神也◐茹葷茹食也葷音熏如葱蒜魚肉之有臭者惡交神之際也說文葷臭菜也謂芸薹椿韭葱蒜阿魏之屬◐不吊喪不聽樂曲禮云樂則散哀則凶

陳器註茅沙問用茅何義也曰程子曰古者灌以降神故用茅縮酌郊特牲註縮酌用茅謂醴濁用茅以泲之也周禮註王氏曰用茅者謂其體順理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當如是也劉氏補註盘用甆區盂廣一尺或黑漆小盘盛茅八寸餘束以紅立于盘內區音扁盂盘也

具餛註劉氏註膾內則註春用葱秋用芥◐骨頭曲禮註肉帶骨曰骰◐軒內則註腥細切爲膾

大切爲軒◐饅頭俗呼霜花◐糍糕與餻全周禮糗餌粉餈註方言餌謂之糕音羔

質明檀弓曰夏后氏大事用昏商人用日中周人用日出夏尚黑用昏商尚白用日中周尚赤用日

出陳氏曰三代正朔之所尚正則夏以寅商以丑周以子朔則夏以平明商以雞鳴周以夜半祭之早晏

亦若此也少牢大夫之祭宗人請期曰朝明行事子路祭於季氏質明而始晏朝而退孔子取之此周禮

也然與其失於晏也寧早來明之時祭之可也

温公註鬱鬯說文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秬黑黍也服事也周人尚臭灌用鬱鬯

乂丷象秬及鬱形增韻秬黑黍鬯香草以黑黍米擣鬱金草取汁而煮之和釀其氣芬香調鬯

記曰鬱合鬯蕭合黍稷則鬯自是一物◐蕭說文艾蒿有香氣祭祀以脂爇之一說云蕭香蒿

取此蒿及牲之脂膏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壁之間是以臭而求神也

降神註焚香丘氏曰古無今世之香漢以前只是焚蘭芷蕭艾之類後百越入中國始有之雖非古禮通用已久鬼神亦安之矣○灌于茅上馮善曰家禮束茅聚沙於香案前逐位前地上按香案者乃降神之茅沙酒當傾盡逐位前者乃主人代神祭者酒宜少傾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禮輯曰茅沙即古白茅縮酒之義所以灌地降神神來神於有無之間也縮酒謂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

小註澆在地之澆沃也灌酒之意也○楊氏註取高祖妣盞禮輯只於高祖考妣神位前祭酒註云禮文每獻俱祭酒今只祭於高祖前以示統於所尊之義蓋古者賓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以祭從尊也按論語君祭先飯以此見之在堂家尊一人宜當祭酒

進饌曲禮凡進食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滌處末酒醬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註骨剛故左肉柔故右飯左羹右燥濕也朐中屈也呂氏曰其末在右便於食也方

氏曰食以大穀為主地產也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羹以大牲為主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

初獻註炙炙字有二音肉之方燔者音赤親炙薰炙皆從是音已燔者音煮膾炙嗜炙人之炙皆從是音●祝儀節禮輯皆以四代共一祝為言●祔位不讀祝開元禮設祔食之座於祖座之左西向一獻而已不讀祝不拜以其從食也祝辭末云孫某祔食也

亞獻註楊氏註獲者周禮射註射必有人執旌以告獲獲言中獲之難也設三侯故有左右介●本註獲者亦子弟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獻侯獲者以侯為功是以獻焉東方謂之右介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當為侯祭於豆間

終獻韓魏公祭式云如其與祭者不足則主祭者自行三獻

侑食禮輯曰侑食主人既復位一食時及行侑盖勸強鬼神使饗之之義也

闔門註所謂厭曾子問云厭是饜飫之義謂神之歆享也

受胙 胙即古酢字通受胙謂之酢已也韻書胙祭餘

註 嘏音遐来音喜謂慶之辭●告利成之利猶養也謂共養之禮已成

劉氏註歛福禮輯曰飲福者工祝承祖考之命賜主祭者以酒而期以福祿也

初祖 問初祖是何祖朱子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

冬至祭始祖 儀節云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程子說也朱子作家禮多取温公而此二祭則用程氏焉楊氏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朱子於小學書亦既載程子斯言家禮未成之書而小學則已成矣而不删去之恐有其說語錄又有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之說考禮禘為王者之祭祫則諸侯亦得行也則祫比禘為小矣朱子他日答或人書論祔及遷有取横渠裒畢祫祭大庿祭畢遷主迭遷之說則亦不以祫為非由是觀之先祖之祭似亦可行今擬人家同居止四代者固不必行此祭其有合族以居累世共爨生者同居而食死者異席而祭恐難易萃合人心於孝養之義

宜於立春之日中設先祖考妣位於中堂每年一行庶幾得矣

進饌 註 毛血記曰血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腥肉祭祀多用血肉者盖要得彼之生氣◐肉湆之湆音泣羹汁也和肉湆以菜曰鉶羹肉湆不知曰大羹●鉶羹之鉶祭器盛和羹器司馬遷云堯舜歠土鉶註尾器也○大羹詩大羹注太古之羹不調以鹽菜也◐炙肝加鹽郊特牲注肝宜鹽也小牢饋食註鹽在肝右

禰 禰音미父廟曰禰禰近也惟長子得行禰祭

徹餕 丘氏曰徹餕只會食而不行慶禮

忌祭 朱子曰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

初獻 註 祝辭諱曰鄭玄曰諱避也敬鬼神之名

墓祭 古無庙祭至秦始起寢殿於墓側後之墓祭始於此歟◐無進饌侑食兩節卽原野之禮

與廟有殺故也 ◐ 實記朱子於父母墳
墓所托之鄉人亟加禮敬以上則拜之

遂祭后土 集說或問祀后土如何不在墓祭之前曰
吾為吾親來薦歲事專誠在墓土神宜後
祭蓋有吾親方有是神也

朱子註戒子書鮓脯之鮓音자以益釀
魚為葅 ◐ 黃氏註次司馬之次編次也

石셕灘탄先션生싱文문集집補보遺류

四ᄉᆞ友우歌가

松송

바회예셧ᄂᆞᆫ솔이凜늠然연ᄒᆞᆫ줄반가온ᄃᆡ風풍
霜상을격거도여외ᄂᆞᆫ줄젼혜업다엇디타봄비
흘가져고털줄모ᄅᆞᄂᆞ니

菊국

東동籬리의심은菊국花화貴귀ᄒᆞᆫ줄을뉘아ᄂᆞ
니春츈光광을번폐ᄒᆞ고嚴엄霜상의ᄒᆞᆫ자퓌니
어즈버쳥고ᄒᆞᆫ내버디다만빈가ᄒᆞ노라

梅미

꼿이無무限ᄒᆞᆫ호되梅미花화ᄅᆞᆯ심근ᄯᅳᆺ은눈속예꼿이퓌여ᄒᆞ비틘줄貴귀ᄒᆞ도다ᄒᆞ믈며그윽ᄒᆞᆫ香향氣긔ᄅᆞᆯ아니貴귀코엇이리

竹쥭

白ᄇᆡᆨ雪셜이ᄌᆞ존날애대ᄅᆞᆯ보려窓창을여니온갓꼿간ᄃᆡ업고대숩히프루러셰라엇디ᄒᆞᆫ淸쳥風풍을반겨ᄒᆞᆫ덕ᄒᆞᆫ덕ᄒᆞᄂᆞ니

短단歌가

丈쟝夫부의ᄒᆞ올事ᄉᆞ業업아ᄂᆞᆫ다모ᄅᆞᄂᆞᆫ다孝

孝효悌뎨忠츙信신밧긔ᄒᆞ올니리또인ᄂᆞᆫ가어즈
버人인道도의ᄒᆞ올니리다만인가ᄒᆞ노라
南남山산의만텬솔이어ᄃᆞ려가단말고亂난後
후斧부斤근이그대도록논별시고두어라雨우
露로곳기푸면다시볼가ᄒᆞ노라
窓창밧긔細셰雨우오고뜰ᄋᆞ에졔비ᄂᆞ니謫젹
客긱의懷회抱포ᄂᆞᆫ무슨일로그디업셔뎌졔비
飛비飛비비를보고한숨계워ᄒᆞᄂᆞ니
謫젹客긱의벗디업셔空공樑량의졔비로다終죵
日일ᄒᆞ도말이무슴辭ᄉᆞ說셜ᄒᆞᄂᆞᆫ작고어즈버

네푸은실롬은면로만ᄒᆞ노라

人인間간의有유情졍ᄒᆞᆫ버슨明명月월밧긔ᄯᅩ
인ᄂᆞᆫ가千쳔里리ᄅᆞᆯ머다아녀간ᄃᆡ마다벋아오
너어ᄌᆞ버반가온벗버디다모ᄃᆡᆫ가ᄒᆞ노라

雪셜月월의梅ᄆᆡ花화ᄅᆞᆯ보려잔을잡고窓창을
여니셕션ᄒᆞᆫ여왼속의자잔ᄂᆞᆫ이香향氣긔로다
어ᄌᆞ버蝴호蝶졉이이香향氣긔알면애ᄭᅳᆫᄎᆞᆯ가
ᄒᆞ노라